

眞

林疑今著



聲

現代書局印行



旗 聲

林 毓 令 著

現 代 書 局 印 行

1 9 3 2

旗 聲

—

秋雨霏霏的一天薄暮。

一羣逃難的，襤褸的“江北”人，在美麗的銀街上急急地走着。走在年輕妻子的前面，背上負着三個破污的藍包袱的柳興，被大都市陰陰的小風雨吹拂着。他那粗大曬黑的面孔露出驚惶惶的神情，輒輒不安地回頭望望親人們。

髮黑眼靈的妻子同樣地背着兩個沉重的包袱，圓圓的白面孔上戴着一個農婦式挽髮髻，在極驚惶中還保持着她那端莊的風度。挨着她的身邊，

約有五六歲光景，一根小食指還斜斜地咬在嘴唇裏的九斤兒，睜着黑溜溜的大眼睛從擁擠人羣中的褲腔下偷望街上奇特的車子，玻璃窗裏的玩具，和紅紅綠綠的廣告牌。挨在小孩子旁邊，瘦黃僵僵，常常咳嗽，兩手提着兩隻大竹籃的老祖父，下氣接不住上氣地在人羣中小心翼翼地佞擠進前。他常常歪着頭眯着灰迷的鼠眼呆望着銀街兩旁高聳入雲的大建築，和光滑玻璃窗裏許多他從來未見過的貨物。

街上的行人異常地擁擠。汽車，馬車，電車，紅色的救火車，橐橐的高跟鞋，小販沙聲的喊賣，釘着馬口鐵的兵靴，警察的警笛，車夫的咒罵，栗子攤夾着鼻音的留聲機，等等囂雜的聲音都使這些恐懼的逃難者更驚惶失措。

他們的周圍有許多男女急忙忙地走着，常常睜着一種在動物園看野獸的眼睛，或是一種上流人極悠閒，極“文明”的態度來欣賞這些服裝襪

怪特的鄉下客。

這些可憐的逃難者剛從江北漲水的家鄉逃了出來，恰巧又是在這充滿着快樂的希望의 秋收的時期，稻熟麥酒香，魚蝦滿江鄉，打麥場美麗的黃昏，拂曉田裏的趕工，柳陰兒女喁喁的夜話，六月雨後湖上的採蓮，都給他們有很甜蜜，很傷心的記憶。

在一夜裏，一個溫暖穆靜的秋夜，他們那一村附近的河堤突然天裂地陷地轟響，這一聲多麼殘忍，多麼悲慘呀！這一聲已將四千餘人的幸福完全毀滅了！在他們驚惶的失措中，河堤的毀裂似乎是一樁難解的事。兩三年來的政府不是日趕着夜拉夫，徵稅修築嗎？周家的萬福嫂嫂不是因為不肯納稅而被逮捕嗎？跛脚阿二不是因為修築河堤而跌下水嗎？那個……

但是在洪水淹流的驚惶中，誰還有空可以等這些問題的回答呢？他們拋棄家鄉逃走了，他們拋

棄了那間古舊，白屋頂的房子，拋棄了那個美麗的小鄉村，他們拋棄了故鄉與一切，他們極傷心，好幾次傷心得哭了出來，但是像瀑布一樣洶湧的眼淚并不能洗盡命運的殘酷。

我們往何處去呢？他們逃難的頭幾天，這個問題日夜咬嚼他們亂紛紛的心。并且晚秋的风，漸漸尖利起來，饑餓與寒凍像夜半惡魔可怕的陰影突然罩住了他們，他們拚命掙扎着，奮鬥着。

——爲什麼你們不到上海去呢？

稜陵路上偶然碰見一個老年的同鄉，他慫恿地這樣對他們說。

——上海？

柳興半驚半喜反覆地念着這個很常聽見的地名。經過那位同鄉半點多鐘誠意的勸告以後，他們才冒險地決定到那個工薪極高的上海去。

這羣疲倦的，可憐的“新客”慢慢地走完了這條罩着潮濕的夜霧美麗的銀街，跨過幾條可怕，塞

滿着車馬的橫街以後，好容易才彎進處處都有吐着濃黑的烟流，高聳入雲的烟囱的工業路。挨在柳興身邊的引路者爛頭王二用着一種粗笨的手勢，夾着尖酸的鼻音，很自傲地解釋給這些嚇呆的新客聽：

——七十二支烟囱的烟天殺的日趕着夜，沒一時歇！

接着自己大笑一頓，笑得那些新客太不好意思亦附和地笑了起來。

這時雨已停了，隔好幾條街電車的隆隆和叮叮每每大響起來，漸漸曳遠，再低微下去。天空陰暗，都是些打結的灰雲，工業路兩邊大建築的輪廓很鮮明地在陰暗的空中劃出。常常有一兩支放着病色的黃光的街燈在路彎上伸出昏迷的頭來。他們一聲不響地沉默地走着，只除了老祖父長七公公一兩聲尖利的咳嗽。

路邊的工廠都是些極高的單調的磚屋：整大

列密密相連接。處處都有一種強烈的，使人頭暈的氣味。路是用石頭鋪的，凸凹不平，黑暗中常常有些看不見的小水窟。每間工廠的大門前都有兩三個纏着紅色或是別種顏色的頭巾的黑漢子，幾乎個個都有鬚曲的長鬚鬚，各人的臂上都吊着一支殺氣沉沉的槍，裝好着白利利的槍尾刀。他們的衣服，靴子，和種種的行動都給這些新客異常地驚奇。

——媽媽，那是什麼？

嘴裏還咬着指頭，兩只小腳急忙忙地趕着大人的脚步的九斤驚奇地問。

——噤——

媽媽用一種北方婦人端莊的儀態在九斤的手拐上捻了一下。

——西天的菩薩爺啦。

爛頭王二將已經流到唇上鼻涕一摔，自以為很滑稽地回過頭來對小孩子說。

九斤將啣在嘴裏的食指拉出來，睜圓着黑溜的兩眼更切心地望着那些到現在他還不明白的怪物。

他們的身邊常常有負載很重，粗笨的貨車隆隆地開過。沒蓋的垃圾桶裏的紙條和煤灰被日暮的冷風吹起來在街路上旋轉着。落日稀微的餘暉映亮了工廠圓圓直立的烟囱，和蓋着煤灰的屋頂，使單調的灰色的工廠變成古代的金城一樣。工廠的牆壁上每每有用粉筆塗畫的，大頭小身奇形怪狀的人，和許多寫得很笨拙的字：

我們的罷工必須堅持到底！

我們不是機器，我們是人！

打倒資本家與新興軍閥！

收回租界！

時代的輪子急速地旋轉着，年與月日日被暴風雨所侵蝕，但是這些字，這些染滿着幾世紀被壓

迫的勞働者的鮮血的字，這些代表全上海十餘萬困苦，被虐待的勞働者憤怒的喊聲的字，雖則暴風雨像湧汹的海潮狂吹狂打，這些字永遠不會消滅，不會消滅。

這些跋涉，辛苦的逃難者所加入的就是這樣地一個階級，一個被壓迫，被侮辱，被輕視，的階級；在這個階級裏只有貧困和奮鬥，正像無罪的犯人的被陷害，已經帶到絞殺場了。

夜的陰影漸漸地將街前街後濛住。風極尖利地吹着。

引路者爛頭王二抓抓生着幾根黃毛的頭，屁股一搖突然扭進一條泥濘的小巷。前面極黑暗，幸虧工業路漏進一點光亮。小巷的兩邊都是工廠削立的牆壁，牆壁上東一個小洞，西一個小洞。路上積滿着空罐頭，磚片，紙條，破鞋，破馬桶蓋，蛋殼，柑皮，甘蔗渣，及其它種種汙穢的東西。九斤輒輒哀叫着。長七公公尖利，微弱的嗽聲更常聽見。

走了半晌，謝天謝地呀，才走完了這條黑暗，泥濘的小巷。現在他們走上陋劣的，極黑暗的中山街了。

這條狹街有個極驚人的特徵：街的兩邊都是些離地面不到四尺的“地下室”，房子的半截埋在陰濕的地中。街前街後，屋左屋右都是巍大的灰色的建築物。溫暖，慈惠的太陽永遠不會照到這條上海八九萬勞働者所住的街道。這條街泥濘湫溢，窟窿極多，東一窟泥水，西一堆糞尿，并且又是黑暗得像深夜一般。

這些剛從美麗的，溫柔的故鄉逃難出來的“新客”幾乎完全嚇呆，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街道，連做夢亦未曾做過。雖則現在已經是深秋了，這條街上却很可奇地有一種汗味夾着別種的臭味蒸發着。媽媽幾乎失望得要哭出來。不，我們所要住的并不是這樣子的街道，這簡直是第十九層地獄吧。丈夫雄偉的輪廓在濃黑中按着一定的步態起伏地

走着。是嘍，只要他回過頭來就好——嘿！都是這樣單調的小房子嗎？比牛廐還要糟呀。——爲什麼他不回一回頭呢？簡直是無情的，唔，太殘酷了，路又這樣地難走……

這些新客在黑暗中困苦地走了半個鐘頭，簷上冰冷的雨水每每滴在他們的頭上。並且又沒街燈。這麼長的街道沒半支街燈嗎？新來的人亦許會驚奇地問。這個問題未回答以前，我們最好再問一聲：爲什麼工人日夜當做十四點鐘的工作，而廠主却極奢侈地逛審子，又麻雀……

再過半點鐘後，他們到他們的新家了。他們異常地疲倦，只得坐在包袱上休息休息。可憐的九斤將食指拔出來叫餓。母親解開一個小包袱，在黑暗中摸出兩塊小餅。

——簡直是豬廐呀！

年輕的母親埋怨地說。

房子裏滿牆滿壁都是蜘蛛網，地板非常地潮

濕。裏面充滿着一種腐霉的臭味，牆壁上有許多小破洞，大風響亮地鑽出鑽入。屋椽屋桷都突出來。要進來的人們都當先低一低頭。壁上蓋滿着二分多厚的煤煙和灰塵，極黑暗。

——媽媽，這裏有鬼呀！

九斤咬緊着指頭，緊挨在母親身邊。

——咱們現在沒錢——

不安的柳興剛說一半，被妻子麗姑顫着聲音截住：

——比死還苦哩！

靠在壁角裏的老祖父長七公公經過一次劇烈的咳嗽以後，趕快接上去道：

——孩子們，咱們將就將就吧！……

接着又是一陣咳嗽，嗽聲在屋內迴響着。屋內又空虛又黑暗，他們沉默着。門邊有個小玻璃窗，對面房子的燈火閒散地爬進窗來。妻子麗姑的面孔蒼白。

過，刻兒，爛頭王二哥和他的母親王嬸婆拿燭火與夜飯來了。雖則燭光很低微，飯菜很難入口，但是主人慇懃的情意却是極難得的。

九斤已經在壁角裏縮做一團甜睡着了。夜是寒凍與沉默。他們的客人亦已回去了。洞破穿進來的風吹曳着低弱的燭火，風吹曳着秋深的煩惱與悲哀。

——明天我就去拉車。

疲倦的柳興揮舞着他的粗大的手臂，捏緊着雙拳，表示他的鐵般的堅決。

——我亦去。

沉默好久的長七公公將舊烟斗望地下猛力一摔。

——我亦找些工做吧。

麗姑望着搖曳的燭火輕輕地說。

——不，不，你太嫩弱，事事都歸我——

——不能呀，興哥，這樣我們活不下去，活不

下去。

年輕的麗姑投在丈夫的身上，嚶嚶地哭，嚶嚶地哭起來了……

兩點鐘後，這些長途跋涉的新客都已睡着了。都市睡了。四周都異常地黑暗，空虛，寂靜。但是尖利的風却不住地從破洞鑽進來。麗姑不能睡去，雖則她異常疲倦，風吹着泥沙打着玻璃窗，淅瀝淅瀝像雨滴似的響着。

她走到窗邊，移動着她那空虛的，憂鬱的黑眼望着寂靜的窗外，沿街昏黑，只是對面房子還有光亮。對面窗上常常有個青年樣子模糊的人形移動着。很顯然的，他是在散步，他的鞋音隱約可以聽見。

這樣夜深還有人在散步嗎？在這貧民窟裏？麗姑有點驚奇地想着。但是整日奔波的疲倦早已啣住了她，使她不得不躺下身去睡。

對面房子裏忽然有人磔磔地笑。

二

冬天挾着紅色的咒詛，刺骨的冷風寒雨，冰冷的白雪來了！餓死與凍死的哀叫在這蕭索的長春街上更常聽見。日子愈來愈陰暗。街上積着一寸高的汗水，赤着足在街上玩的孩子們漸漸稀少了。

一個安息日陰霾寂靜的薄暮，麗姑拖着滿心的悲哀與六日日夜勞働的辛苦走回家去。在故鄉的時候，生活雖則并不是怎樣地舒適；但是却亦自由自由；春曉的播種，熱夏的鋤草，秋暮的收割，冬夜的圍爐，那一處不是閃耀着青春的欣樂與前程的光明；丈夫的溫存，兒子的撒嬌，社戲的熱鬧，明湖的採蓮，想起來多麼可愛呀……

嘿，風多麼冷呀，小心，又是一個水窟。想到公公的失業……是啦，像他這樣大年紀的人還是休息休息才對哩。但是房租，飯錢，地租，了不得 生活這樣困難真是沒有法子呀。現在他大約又呆坐

在階上抽他的烟吧，什麼王(工)部局啦，亦管什麼人家年紀太大不好推小車啦，……

嘿，這是什麼？一點點，一點點，冰冷冷的，嘿，是雪呀！一下雪，興哥在外面拖車更苦了，還有九斤兒在街上賣香瓜子，對嘍，趕快回家才好哩，看看他們回來沒有。噢，人家在賣花炮，年糕過年呀，真是羨慕得要命哩，那一隻肥鴨，真是肥滾滾啦，又有豬蹄啦，冬筍啦，還有煤炭，一定是豫備圍爐，想起來真想大哭一陣……

不錯，後天就沒飯燒了。了不得——唔，在故鄉的時候，那一時會愁沒白閃閃的大米燒呢？這時又是鬼魚肥的時期，還有極香的麥酒，羊肉鬆……

對嘍，那時的柳興真是鐵打的大漢，面孔喫得紅滾滾，肩膀闊張，扛水趕牛，犁田插秧，那一件幹不來；眼睛從來不會低下來的，尤其是女人，他最看輕。

——喂，柳大，稻香村的番茄姑不錯呀。只需

看她那對黑溜溜的——

他的同伴每每這樣地對他說。

——哼，什麼東西，女人最沒用處！

有時社裏給關帝爺做壽，從城裏請來些頂刮刮的戲班子。

——嗯，六月雪那個花旦不錯呀，

——據說是梅蘭芳的高足。

——不，不，還是四郎探母那個才是才藝雙全，柳大你以為怎樣？

——嗯，我還是最歡喜長板坡的趙子龍。女人是什——

尤其是“月夜的探蓮會”，在那涼風習習，波平如鏡的湖上，林梢的新月放射着低柔的光輝，湖上的白蓮像處女般的純潔，迷人的，桃紅色的少女的春歌在羣星繁耀的空中激蕩低咽，青春的熱情在年輕男女的燃燒着的眼睛中跳躍，誰不會跟着那夢般潮濕的溫暖的夜霧去求愛呢？但是柳興却是

特別的，特別的幾乎看見女人就生惡感似的。

但是激蕩的青春在她還沒盡量地享樂以前，她是不肯受殉難的火葬呀。一個二月雨後的黎明，蔚藍的高峯在灰黯的雲中聳立，曠大無垠的田野都被雨水洗成深綠，處女酒渦似的露珠在青翠的草上洗浴，靈惠的小鳥躲在罩着灰濛的晨霧的樹林裏啼吟着。那時的小麗姑還歡喜穿淺藍的衣裙，正在濡濕了露水，犁過的田上播種着，恰巧那天早晨柳興遵從着父親的吩咐趕一羣小羊到城裏去賣。他將簑帽歪歪地戴在頭頂上，嘴裏咬着一根草兒裝做‘流氓’的樣子。花上的露珠，林梢的薄霧，小鳥的呢喃，田隴的青翠，松膠的清香，潺潺的溪水，將強壯的二十歲的柳興淹沒在大自然的醺醉裏。他高聲地唱歌，很愉快地趕着羊羣的前進；他的雄偉的響亮的歌聲使播種着的麗姑回過頭來，她的靈惠和美麗忽然引起了柳興的愛

鳴……鳴……一輛貨車沿着工業路隆隆地開過來，車夫將破的大衣蓋住頭，弓式的鼻頭凍得像豬血一樣紅，兩條的鼻涕垂在無血色的唇上；車上載着許多濡濕的木片，木片邊歪坐着幾個凍成一團的小幫手，寒冷的風吹揚着他們破汗的藍布衫。

白雪紛紛地落着，濡濕了人人的臉和手。

麗姑凍得縮成一團地走着。她的工伴很少坐電車回家，因為車費很貴。但是那些“白臉”的却是例外，她們做着同樣的工作，可是薪水却是特別的高，並且常常有另外的津貼。她們一大羣往往跟着一個妖模妖樣的女監工到外面去遊逛，不是新世界便是影戲場和各大舞台，但是工錢完全沒有折扣。起初麗姑不懂，後來一個在她對面工作着瘦黃的廣東婦人告訴她，這是大廠主某種“賺錢”的方法，工場的附近有不少的娼館，烟窠，茶樓，酒肆；這些被稱做“白臉”的婦人就是被雇到這些地方去“兜生意”，一夜從“一元”“到五元”不等，但是“白

臉們”所收入的只是三份之一，其餘都歸那些很著名的慈善家廠主們。工部局方面爲某種的關係特別允許廠主幹這種生意。

——因爲你是新來，所以這種事你全不曉得。廠主們往往揀出那種面孔漂亮，舉止靈巧的女工去做這種事。

那個廣東婦人每每夾着鼻音這樣地對她說，

——這種羞事誰歡喜幹呢？

眼睛黑溜溜的麗姑每每這樣地問。

——唉，到底你還是鄉下來的，到了某種情境你會曉得了。

——這種我死亦不做。

麗姑將手裏的紗一擲，堅決地說。

——起初誰不這樣想呢？

說的人呼了一口悲哀的長氣。

現在跋涉地走過那條黑暗，泥濘的小巷以後，疲倦，煩惱的麗姑喘了一口長氣。前面就是可愛的

長春街了。話雖是這樣講，其實在她剛到這裏的幾星期中幾乎將這條街寸寸恨透。但是，她漸漸地愛上這條街了，像她愛家鄉那個在生滿着青草的路邊，繞在美麗迷人的爬春籐中，用三支粗大的樹幹支持着，棚上常常有發出清香來的喇叭花的小羊棚。她愛這條孤寂的，單調的街道，因為這條街已是她們的街，是長七公公，丈夫柳興，和兒子九斤所住的街了。

遙遠銀街上輕微的，美麗的鐘聲跟着薄暮陰影的潛行，被冷風吹帶過來。薄暮藍色的陰影像母親慈愛的胸膛摟抱，撫慰着全都市。麗姑遙遙地一看見那間灰色的，汙穢的矮房子立刻跑起來了。

像一隻遠遊的母雞在一次為小雛與敵人爭搶食物以後的疲倦中，忽然看見了自己的雞埘一樣的愉快，麗姑跳進了自己的家。

嘿，多麼失望呀！裏面冷清清，丈夫和兒子都還沒回來，公公又不在呀！為什麼？并且天已這樣

黑暗，風又這麼尖利，雪又愈落愈大了。……

麗姑很失望地將破汗的圍巾解開，起手打掃着房子。

過了半晌，猝然一個小孩子跌下階來。

——媽！

孩子哀苦，顫着聲音地叫。

是九斤兒的聲音呀，嘿，怎麼啦？乖乖不要凍壞了，年紀又這樣輕——

——媽媽，凍死呀！

孩子哀怨地投在母親的身上。

——灶間去，趕快，乖乖，媽媽替你生火。

麗姑急拖着九斤跑進灶間去，手忙腳亂地生着火。孩子被凍得雙耳通紅，無血色的雙頰上塗滿着鼻涕疤，身上還穿着夾衣，像這樣冷凍的日子不凍死，應該謝謝天地呀。

——見過爺爺沒有？

——沒有，唔，有有。

孩子將凍紅的小手放在低弱的火上烘暖，不住地翻着現在已經遲鈍了的小眼睛。

——什麼地方？

麗姑準備着燒夜飯。

孩子將眼睛翻一翻，絞轉着自己的手。

——爺爺沒吩咐你什麼嗎？乖乖。

孩子抬起被雪所濕透的小脚烘烘火，翻着眼睛看看很急忙地工作着的母親。

——究竟是什麼事？一句不開口？

麗姑將鍋蓋蓋好，走近呆呆的九斤兒。

孩子低下頭，歇半晌才響聲地說出：

——爺爺被一個洋鬼子踢了一腳。

——外國人？

問的聲音有些顫抖。

—— 嗯。

—— 後來呢？

問的聲音已帶着驚惶。

——爺爺不報仇。要是我有刀子，我早已替爺爺報仇了！

孩子揮拳作勢，憤憤地說。

——噀……

媽媽用一種北方婦人端莊的儀態截住孩子的話。

小孩子像玩具被搶掉似的，咬着嘴唇，兩手不住互相絞扭着，不情願地烘火。

媽媽討好地從一個小匣內拿出一塊小海棠糕來給九斤兒，孩子的肚子極餓，但是他卻移動着憂鬱的眼睛望望慈愛的母親。

他搖搖頭。

三

次晨，黎明的女神還沒將夜之暗幕揭開以前，寒凍像打獄的惡鬼猛噬着貧窮的人類，中山街上的雪已有三寸左右深了。

整夜裏，這家可憐的勞働者焦急，不安地等着老祖父長七公公的回家。好幾次，要是沒有驚嚇的妻子的強拉和兒子的啼叫，柳興早已衝出去了。這夜極寒凍，他們因為節省煤炭起見，已將爐火打熄。

現在已經是早晨兩點多鐘了。哭了好幾次的九斤兒因為日裏奔走的疲倦早已縮成一團在壁角裏甜甜地睡去了。可憐的，年輕的，疲倦的，憂鬱的麗姑斜靠在丈夫的身上打盹。整夜不眠的柳興沉默地抽着便宜香煙，他沉思着。

對面神秘的房子到現在還有燭火，低微的燭光照在妻子現在已經蒼白的面上更顯出受磨折的可憐，漆黑的頭髮裏放射着一種少婦特有的，誘人的香味，她肩縮脚盤地躺着，很像一隻產後的母羊。九斤兒輒輒反轉着身。

忽然對面房子有人磔磔地笑。這種的笑聲異常地驚人，異常地清冷，帶着一種極端的恐怖。柳

興全身打了一冷抖。

他慢慢地抬起頭望望對房的房子，薄薄的窗幔上每每有一個青年似的人形移動着，那人常常極險惡地笑着，像夜半深林裏的鬼燈哥一樣。

隱約的有一個年輕女人清脆的聲音，聲音很低微，很懇切，像是哀訴着似的。女人的聲音越說越低，好像曳着無限的悲哀和憂鬱，聲音漸漸嗚咽，終於嚶嚶地哭起來了。

這使受驚嚇的柳興更加不安，真是怪事，對面那間房子的大門時時都緊閉着，日裏窗子裏亦沒半個人，爲什麼夜夜都有這種磔磔，陰險的笑聲呢？

鐺！鐺！鐺！遙遠的鐘聲優越地響着，在這黑暗的夜中發出一種令人思慕的情感。柳興曉得現在是三點鐘了。對面房子的燭火突熄，哭聲和笑聲都即刻停住，黑暗和沉默遮蓋着整條中山街了。

柳興曉得對面房子的突然寂靜不是無理由

的，果然，不一刻兒有兩三個人沉重的脚步聲走近來，皮鞋底很響亮地壓碎着街上的雪。

柳興悄悄地走近窗子，看看那些人究竟是誰，在黑暗中模糊地看得兩個大漢的人形，無疑的，這是將要下班的警察呀。這些警察將他們值班大部份的時間消磨在“醃肉莊”和“煙窠”裏，有時候卻亦會替賭場望望風。

柳興失望地嘆了一口氣。萬一爺爺被車所——唔，不會吧 不會吧，或者是迷了路，外面的雪又是這樣地沉重……

當然嘍，他不會忘記他那慈愛的父親，那個滿面刻着勞苦的縐紋，嗽起來瘦削的胸部很劇烈地震動着的父親。他還記得，還很清楚地記得他做小孩子的時候，父親怎樣鍾愛他；尤其是夏天的薄暮 嗡嗡的蚊子處處飛做一團，那種躲在金黃帶刺的野草裏，唏噓出一種黑絨般純潔的清香，而被微微的暖風所搖曳的山花開得滿山紅亮。大家滿足

地喫飽晚飯以後，拉了兩三隻矮矮的木板凳在槐樹下打涼，地上是堅實的泥沙，頭頂稠密的樹葉隙裏漏出灰藍美麗的天空，父親每每用一支破葵扇替他打風，一壁拖長着喉嚨講故事給他聽，直到他甜甜地睡去。

劈啦！劈啦！沉思着的柳興喫了一嚇，外面的風又大又猛，旋捲着泥沙打着他們的窗子。真凍呀！負着從早晨極早到深夜拖車的辛苦的疲倦的他，本該早睡去了；但是值得憂慮的事都比睡眠的誘力更爲沉重呀。

除了父親失蹤以外，就是日裏的受侮辱。當那個混身喫得泥醉，面孔脹紅，潔白的肩頭很炫目很威嚴地綉着“大英帝國”，嘴裏發出“君子”掩耳眯眼淫汗的蕩語的水手伸出又粗又圓，長着像猴子般長毛的手臂凌世欺人地打他的時候，他亦曾想痛快地回敬他一下；但是他突然記起爺爺的話，爺爺認爲處世箴言的話：

“凡事低頭，什麼都會過去”。

到了這個被遙遠窮人們羨慕的上海還沒幾星期後，他已認出那種束着皮帶，穿着長統靴，全副藍絨制服的警察大人是那一種的“機器”。想將這種外國人坐車減付錢的事對他喊冤，倒不如到城隍娘娘前去撒一堆臭糞，在你未開口以前，你即可憐的冷凍的肌肉必須即刻豫備去受虐打；許多穿得很整齊，皮袍絲襪的中國“女學生”也許會在她們手淫和唱完抖着肉感生殖器的毛毛雨以後，對你投下一種輕傲，嫌惡，嘲笑的眼光吧。

他受教訓了！他從前曾聽過人家說洋鬼子從中國政府請得割中國小孩子的生殖器去配“長生藥”的專權的事，現在他相信了。

最使他憂慮的是麗姑的將要“產兒”，這事日裏咬嚼着他的腦筋，夜裏絞轉着他的心腸，他聽人家說上海的“穩婆”特別貴，并且常常會發生意外的事。亦有人勸他去請醫生，雖則價錢貴點，但

是卻很安穩。

——什麼？叫陌生的男人幹這種事呀！不怕關帝爺顯聖嗎？

柳興每每這樣地回答。因為他是北方人，男女授受不親的玉律還很深地刻在腦筋裏，況且是“這種”事呀。

除了這個“接兒”的問題以外，還有許多別的。這樣壞房子亦可以生產嗎？不怕雷公公打死嗎？嬰孩的尿布，衣服，床，……

嗚嚶……嚶……

附近工廠的汽笛突然響聲一叫，這一叫多麼悲慘，多麼殘酷！這一聲比被暗殺者最後的哀號，更悲哀，更驚人，更顫慄。就是這一聲擾醒了全勞働區域疲倦的勞働者，就是這一聲毀滅了十餘萬日夜辛苦工作的人們一刻刻的休息！牠的尾音在灰黯的空中搖曳，搖曳了好久，像是猙獰強壯的拳師對可憐的小孩子下了決鬥的挑戰，這是殘酷的，

這是不公平的，這是罪惡的！

整條中山街即刻喧動起來，女人都在黑暗中急忙忙地穿好衣服，準備燒早飯。冷凍的雪又起身了。

麗姑將早飯燒好的時候，街上已經有人走動了。白雪打在小天窗上悲哀地，憂鬱地響着。

九斤兒還睡着 麗姑走近去搖醒他。因為這樣冷的日子，飯菜燒好沒半點鐘就會冷去。

—— 乖乖 起來吧！麗姑出力地搖着孩子的肩頭。

孩子反轉身倔強地睡去，嘴裏喃喃地怨語着。

—— 起來！麗姑—— 壁焦急着工廠遲到會扣工錢。

—— 媽媽，好心點吧！孩子緊閉着眼睛嗚咽地說。

外面整羣整羣的人們在走動着，很顯然的，人們都要上工去了。

麗姑忍心地咬着嘴唇將孩子的被撩開，孩子嚶嚶地哭起來，用手揉搓着眼睛。麗姑一看見寒凍咬嚼着兒子的皮膚立刻再將被蓋上去。

——乖乖，天亮了，起來吧。

——曉得了。孩子聳聳肩慢慢地說。

他醒了。

喫飯的時候，三人都着急長七公公，可是誰也不敢說出來，因為這太悲哀了。外面的雪愈落愈大，但是街上却愈來愈喧動了。又冷又尖的風從壁上的破洞穿進來，吹得使人打抖。人人的四肢都被寒冷凍得異常堅硬和沉重。他們沉默地喫着。

嗚嚶……嚶……

工廠第二次汽笛響了。麗姑一喫好飯趕忙披上一條汗穢的淺藍色的圍巾，豫備要走。

——媽媽 雪很大呢。孩子將最後一塊小豆干塞進嘴。

——唔，九斤兒你今天不必出去。

——你亦留在家裏吧，你不是快足月了嗎？咱們最好先去請好一個接生的。

沉默好久的柳興不安地對麗姑看着。麗姑勉強苦笑。

——那樣做會失掉我在工廠的地位，並且大約不至於這樣快——

——但是外面風雪這樣厲害——

——我們寧苦凍死，不要餓死呀。我們明天就沒飯——嘿——

嗚嚶……嚶……

工廠第三次汽笛大響了。麗姑顧不到什麼，趕快衝跑出去。

街上積滿着沉重的白雪，行人底心上積滿着沉重的饑餓與悲哀。

四

——嘿，快點！

——媽媽，紅紅的血呀！怕死人——

——喂！阿花，快出去，這不是你能看的事！

一個婦人將嚇呆的年輕的女兒趕出去。

——將這件破衣服蓋蓋她吧，不要凍壞，這樣冷
的天氣。

——是呀，並且流了這麼多的血。

——菩薩保庇吧，你看她面色這樣白，萬一

——是嘍，好得今天王家媽媽在這裏，不然

——不干你們的事快點上工！

監工尖利的、殘酷的聲響又響了。女工們即刻回位工作，大家的面孔都露出不安的神情。

單調的枯燥的，無聊的、辛苦的工作再開始了。臭味的空氣裏永遠充滿着窒悶的紗質，因此辛苦的女工們幾乎個個都有了“肺病”。愛國的廠主們每每帶了些客人來參觀，那些客人們或許會稱贊廠

主設備的完全，這是廠主特地豫先佈置好給人參觀的效果。但是女工們面色的瘦黃，和那種時時刻刻都聽得見尖利的嗚咽的咳嗽無論如何總不會逃出參觀者的眼睛。有時候來的却是某某局的檢查員，這些檢查員都帶來一種極尖利的眼睛來檢查，並且又沒豫先通知的，所以檢查出來的壞處極多，但是一到檢查明白以後，你就會看見那個裝束很漂亮，舉止極文雅的總經理請他們到辦事室去休息一下。等到滿面笑紋檢查員們很大步地走出工廠的大門以後，你就會看見他們很闊氣地喊了一部汽車，急忙忙地開到四馬路去過夜。

這天下午，雪溶解着，因此特別冷凍。忙了半天，下氣接不到上氣的王家媽媽好不容易才將一個小嬰孩從昏迷的麗姑的身上接下來。

房間裏完全不通風，一個裝好看的火爐又沒生火，窒悶的紗質在空氣中湧流着，惱死人的機器在周圍極討厭地轟響着，每次的響聲都給麗姑衰

弱的神經受到很劇烈的震動。她無力地，疲倦地躺在地板上，地板上只鋪着一條薄紗氈，異常地寒冷。

——是千金呵！

兩隻袖口染血地高捲着的王家媽媽高聲一喊，好像是兩三個鐘頭辛苦勞働後第一次安適的喘氣。

小孩子低聲地哭着，這個微微的哭聲很容易被周圍喧鬥的聲音所掩住，但是全工場的女工們幾乎誰都聽見，她們面上的不安亦跟着這微微的哭聲消滅。

到麗姑和嬰孩被抬回家的時候。是薄暮了。街上的閒人都睜着希奇的眼睛看着昇床上的母和子，幸虧抬她倆的人很小心，不然，就會受到更厲害的震動。

嬰孩很安靜地，很乖覺地緊挨着衰弱母親，她的小眼睛緊閉着，好像已曉得她現在的命運似

的。

轉過一條橫街以後，半睡着的麗姑怎然覺得面上有一種溫暖的觸覺，她勉強睜開眼睛看看，迎面是紅紅，紅紅的太陽呀！雖則她很疲倦，她還睜着愉快的眼睛望着那慈惠的太陽，太陽所映亮的宏壯的屋頂，閃搖的樹葉，孤寂的電桿，滑稽的廣告牌，行人快樂的臉，和其它太陽所映照的一切……

麗姑逞起衰弱的胸膛深呼吸一下。她微笑。她的身邊是可愛的嬰孩，她的面前是光明的太陽。

路上的雪還未全溶，行人的脚步聲很有節律，很動人地響着。上面是灰藍的天空，天空湧滿着沉重的，厚積的灰雲；雲的一邊被工廠烟囱的黑烟所染黑，顯示出一種薄暮幻滅的悲哀；雲的別一邊被光明的太陽所映亮，展示着處女的純白和人血的鮮紅；有時候微風陰陰地吹過，將半紅半黑的雲堆吹散，裂開出美麗的，慈愛的，偉大的天空。

——對不起。突然街角轉出幾個學生模樣的青年，有點兇相地攔住去路。

這使抬昇床前面那個年輕的女工驚得面色轉白，不知所措地呆站住。

——老爺，我們是女工呀。還是抬昇床後面那個蔣嫂嫂胆子大一點，抖着聲音乞求地說。

半睡的麗姑趕忙睜起疲倦的眼睛來，她的憂鬱的眼充滿着恐怖，是強盜吧，她這樣地想着。天呀——

——我們所要找的正是工人。哈，哈！前面一個長頭髮的青年很得意地笑着。

——菩薩爺保庇吧，我們是窮人——窮人呀。

昇床前面那個姑娘幾乎怕得要跪下來。急溜着眼睛豫備要逃走。

——魯同志，請你約束約束自己一點吧，現在不是我們笑的時候。

一個帶近視眼鏡的瘦青年夾着尖尖的鼻音對

剛才說話那個長頭髮的矮子說。一壁很溫和地對麗姑們點一點頭：

——對不住，我們只要曉得列位是那工廠的女工。

——建國紗廠。昇床前後兩個女人齊聲喊出。

——唔，你們的主人就是童怡南嗎？一個穿藍色中山裝的孩子煩燥地問。

——我們沒什麼“子人”，老爺，我們是窮人

——對不起，我們是說你們的老爺是不是姓童的。鼻音尖利地溫和地問。

——是嘍……

蔣嫂嫂將“嘍”字拖得特別長，表示出無限的羨慕，一方面很恐懼地趕忙接上去！

——但是我們只是他的小奴隸呀，沒有關係

長頭髮的魯同志搶上出回答：

——從唯物史觀的立場看來，你們跟你們所養的資本家不能說沒有關係，在社會生產制度極

——魯同志，請你將布哈林的理論暫時不背出來好嗎？

鼻音的瘦青年有點生氣地截住。

——對不住，你們是否可以誠實地告訴我們，這個——這位姑娘身邊的嬰孩是否是你們童老板爺的——

——呸！

受激怒的麗姑咬着牙根喊出，試想抬起身來，她的眼睛氣得湧滿着眼淚，她的面孔轉青。

——你們這些鬼殺的後生，雷公公打死你這些狗——蔣嫂嫂氣得全身發抖，要不是手裡抬着麗姑，早已衝向前，給那些鬼殺的後生一人一個嘴巴。

——呀，對不住，對不住！

鼻音的瘦青年趕忙陪罪，一壁對剛才胡亂發言那個黑中山裝的青年憤憤地看着：

——蔣尙志同志，你曉得怎樣對一個你所敬愛的勞働婦人發言嗎？

——從唯物史觀的立場看來，我們因爲女勞働者的利益起見，和調查這次大罷工的真相，由列寧同志的遺訓來——

——閉嘴！——蔣同志你還不趕快陪罪嗎？

黑中山裝的青年有點窘迫地走進前一步，對着床上又怕又氣的麗姑很謙恭地一點頭：

——我求你的饒恕——

——我們走吧。蔣姓嫂嫂等不得那個青年的說完，推着昇床前面的小姑娘前進。小姑娘趕忙像個逃犯開起步來。

——從唯物史觀的立場看來，同志們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饒恕犯罪的同志。在資本集中社會呈出破——

——滾！

鼻音瘦青年憤憤地一喊，憤憤地走開，其餘兩個亦緊跟着走進一條黑暗的小巷。

昇床前面那個小姑娘下氣接不住上氣地急跑了一刻多鐘，到了熱鬧的街道才很冒險地很驚懼地回一回頭看那些鬼殺的後生是否趕上來。

麗姑面孔轉青，氣得幾乎暈掉。她緊緊閉攏住眼睛。但是街上的喧鬧給她疲弱的神經異常地難過。

——聽說後天要大罷工，老戴。

——放屁！你看我的 French Cap 好看嗎？是我在法國的姊姊寄給我的。

——聽說還要大示威哩！

——喂，老施，別說那種無聊話，還是將的漂亮的英文講幾句吧，注意左邊那位 Madern Girl 在聽哩。

——今天卡爾登是什麼戲呢？

——還是聽梅蘭芳唱唱好得多哩。

——櫻姊，你那頂帽子不大雅觀吧？

——噢，誰不曉得今年的帽子都當Chic。

——來呀大減價，買一送一再加，要來快點
呀！

——聽說貴廠罷工真的嗎？

——哼……，貓犬之事，何足掛齒！

——Re-Mon-na——

——別唱那種無聊調子，我們要唱就唱壯壯
烈烈的國際勞働歌吧，同志！

——春宮？

——啥套頭？

——老法陰曆大減價！

——到四馬路去好哇？

——不怕僂們老婆發雌風？

——你們決定沒有，老二？

——我們明天宣佈罷工。僂們非再努力一下

不可。

——喂，是啦。

謝天謝地！好容易才走完了這一條充滿着喧鬧和灰塵的街道。但是昇床前面那個小姑娘一看到她們又是走上冷清清的街道，趕忙再飛跑起來，兩隻小眼睛不住地東望望西望望。

現在天已將近黑了，薄暮灰濛的輕霧很憂鬱地將寂靜的街道罩住。小姑娘急跳跳地快走著，蔣嫂嫂兩支縛腳過的小足像走馬燈地，喘鳴鳴地急追著，麗姑疲倦地安靜地睡着。

一到家天已全黑了，幸虧有爛頭王二哥的母親王嬸婆過來幫忙，尿布啦，被褥啦，種種來不及豫備的東西，幸喜有她從隣人們家裏暫時借來。

祖父長七公公亦已回來了，并且帶來一個很好的消息，說在三星棉紗廠得了一個地位。現在他已在階上很滿足地抽他的烟了。

今天因為父親失蹤的緣故，特別早點回家的柳

興，半驚半喜在疲倦的妻子的床邊忙得嘴常常忘記合攏來。

歡喜得飛上天的九斤兒被派在灶間看爐火燒夜飯，輒輒跑到母親的身邊來看神祕的可愛的妹妹。他每每睜大着喜悅的眼睛呆看着，次次都等到手忙腳亂的王嬸婆高聲地喊說：

——飯燒焦了！或是：

——當心灶間爐火呀！

那麼九斤兒才跳帶跑飛到灶間去。

花了兩三個鐘頭才將嬰孩洗浴好，麗姑的衣服換好，大家的晚飯喫好。這時已近九點鐘左右，辛苦的王嬸婆亦已回家了。衰弱的麗姑到這時才能喘了一口長氣，安安適適地躺着。嬰孩很乖覺，并不常常哭，只是很安靜地躺着。

大家拉了兩三隻破凳子繞在麗姑的破床邊坐着。

長七公公搔搔耳朵，很安靜地抽他的烟，青色

的煙圈一圈一圈在空中很有趣地消滅。他不說什麼，他得到工作就是了，他只是抽着他的煙。

欣喜的九斤兒仍舊常常睜大着眼睛，蹙着濃黑的眉毛呆看着神秘的小妹妹。她望望母親蒼白的面孔，再望望小妹妹紅潤的面孔，覺得有點可奇。

柳興亦掛着滿面的笑紋坐着。他的心裏異常地快活，但是他並不說什麼，他很希望妻子會安靜地睡一下。

停了半响，他忽然覺得壁角的燭光使睡着的妻子不大舒服，所以他就站起身將它吹熄。

室裏佈滿着沉默和黑暗。

——睡吧！長七公公很起勁地站起身，準備精力明天可以早早到工廠去。九斤兒亦跟着倒下身去睡。今天受快樂激動的柳興却等到老祖父和九斤兒發出鼾聲以後，才跣腳輕輕地走到麗姑的床邊，俯下身，在妻子柔弱的唇上輕輕地親了一下。

這一吻給他無限的力量，他抬頭望出天窗去，上面是蔚藍的天空，閃出幾顆美麗的星兒。於是黑暗與沉默。他很快樂地長呼吸一下，才躺下身去睡。

夜半，全長春街極黑暗，極寂靜，近日工人們因為生活費太高，請求廠主加薪，廠主極頑固，全不答應，因而釀成了罷工的風潮，因此長春街上失業的人更多，什麼都更充滿着悲哀和蕭條了。

嬰孩忽然醒來，很響亮地哭着，麗姑亦跟着醒來，嘴裏疲倦地曳出憂鬱的催眠歌 嬰孩頗乖覺，不一刻兒再睡去了。

麗姑剛要再睡去，眼上忽然受了一種刺覺 對面神秘的房子忽然再有燭光了。麗姑極怕那間房子會再發出那種陰險磔磔的狂笑，那種笑聲每一次都帶來死的恐怖的成分。尤其是這樣冷清清的夜裏。

今天夜裏那間房子好像特別一點，窗幔上照

出許多人的黑影，並且又有許多人的脚步聲。

將要睡去的小麗姑隱約聽見對面房子發出一句響亮點的話：

——我們後天總罷工！

五

第二天黎明，三星棉紗廠的空氣突然緊張，許多剛下夜班疲倦的工人東一堆西一堆地聚在工廠大鐵門前，人人的面都露出被侮辱的憤怒。

日班的工人們大多在鐵門邊徘徊，很注意地聽着夜班工人的訴說：

——王八蛋的郁工頭正在東地窖底強姦哀哭着耀姐，恰巧被去小便的老三聽見，他趕忙衝下去救，工頭反羞成怒，却以廠裏第二條規則：“疎忽職務，不顧工作”的罪狀誣鱗在他身上即刻開除。同時亦藉故將他的妻子和弟弟開除！你們看看這是多麼苛刻的事呀！我們一定——

——並且洋鬼子的元旦休息三天，廠家食言不給工資，現在鬼齣的這種生活——

——是嘍，我不是早勸你們一同參加上海罷工大同盟啦？

黎明的灰霧漸漸消薄，本來現在當很騷動的工廠却異常地寂靜，大部份的工人們都不肯入廠。但是廠家方面亦早已打電話給公安局，叫警察來鎮壓了。

夜班的工人亦曾派三位代表去見總經理，提出積極的抗議。但是總經理却還在姨太太的床上，儘管讓代表們在冷凍的屋外等了又等，睜也不睜，

更希奇的事是附近兩三間大工廠到現在亦是同樣地全無動靜，兩個日班的工人跑來報告說公益，鴻章兩工廠亦在豫備罷工，廠家和工人從昨夜起就有小衝突。他們因為受不住待遇的苛刻，打罵的惡濁，對大賺錢的廠家提出五個小條件：

(一)每日最低的賃金一角改爲三角。

(二)實行八小時的勞動。

(三)改良黑暗污穢的工作場。

(四)規定作業中負傷者的贍養費及養老金。

(五)撤廢工人罰金規則。

但是都被拒絕，並且將六個代表即刻開除。

現在整條長春街都佈滿着緊張的空氣了。雄糾糾的警察實彈裝刀在各處巡哨着，工人們睜着敢怒不敢言的大眼睛望着那些警察和廠家的走狗及工賊走進工廠。在這些畏縮的工賊的一羣中，全無顧慮的長七公公亦是其中的一個。雖則他在街角興采烈烈地走着的時候曾有人請求他求他別入工廠。但是他睬也不睬。在他看來這種陰謀不軌，煽動罷工的人們是當絞殺的。

——有錢不賺，却管什麼烏資本家啦！他一看見站在街上不入工廠的人就這樣很可笑地想着。

他跟着那一羣工賊走到辦事處的時候即刻有人很慇懃走來招呼。對他們担保說今天的薪金特

別加一啦，并且午膳特別加菜啦，和其它種種極優等的待遇。

因此長七公公覺得那些煽動罷工的人們更加可笑，同時對於那些被煽動不肯進來的人覺得很可憐。

——這樣的待遇還說壞，太不知足，太不知足了。他一壁很努力工作一壁這樣地想着。

但是廠外那些同志們并不是怯弱者，他們祇是忍耐着。不消說，現在工廠大門前的空氣更緊張了，男人們不安地煩燥地踱來踱去，偶然碰到什麼小事就發脾氣起來。女人們有的面孔發青，睜大眼睛呆望着，寒風一來，每每將她們的頭髮吹散。童工們有的咬起嘴唇簡直要哭似的，有的摩拳擦掌，嘴裏道出許多對廠家的咒罵。工人俱樂部的領袖們東一堆西一堆很懇切地討論着。裝束得很整齊，將兇兇的槍吊在手臂上，面上露出極陰險的冷笑的警察們很驕傲地在他們中間逞來撞去。

現在已經是早晨七點鐘了。光明的太陽很慈愛地照亮了教堂尖尖的屋頂，垂着華麗的窗幔的玻璃窗，警察槍上白閃閃的槍尾刀，以及工人們悲哀的心和憂鬱的臉。隣街隆隆的電車聲像颶地捲淹近來，再微微地曳遠去。電車聲中夾着千千萬萬別種喧鬧的聲音。

但是，火柴街却異常地冷靜淒清，拖帶着幾分恐怖的嚴肅。雖則日光在平坦的馬路上很欣喜地跳躍，雖則美麗的鵲鳥在電燈線上翻着銀白的雙翼，雖則臨街法國少女丁香花色的歌聲在強風中飄蕩，雖則潔白的晨霜慇懃地吻着古舊的街石，但是，灰色的街道仍應是灰色的街道。

七點半鐘剛剛打過，幾個滿面怒色氣喘喘的代表很急速地走出鐵門來，他們的眼睛冒火，他們的拳頭緊握着，他們的脚步異常地沉重，拖帶着恐怖的冷靜，

——同志，我們完了。

一個年紀大點夜班的工人盡力曳着十點鐘勞動後最後的精力喊出。

——又拒絕嗎？

街上不安的工人齊聲地嚷出。

——他們開除我們前後三次所派去的九個代表，並且吩咐一聲說倘若列位不即刻復工，就要扣除半天的薪水——

——我們餓死凍死亦不復工！

羣衆中一個青年工人憤怒地喊着。

——要我們流鮮紅紅的血亦不復工！

接着一個堅決響亮的聲音喊出。

我們正式宣佈罷工！

工人俱樂部二十個領袖齊聲一嚷。

整條火柴街即刻鬧動起來，工人們的手高高地舉着，人人都很堅決地轉開身，跟着他們忠實的領袖很嚴肅地走進前。走進前吧！同志，新的戰旗

已在前面展開了，流我們紅紅的熱血來洗淨這條灰色污穢的街道，流我們紅紅的熱血來浸濡我們的戰旗！

按槍怒視的警察們很想借一點小事故來開槍，來殺人。但是工人們極有秩序地一在街彎消失，他們是多麼失望呀？！

在領袖們小心指導之下，這大羣的勞働者很安靜地退出了那條滄汙，灰色的火柴街，走到蘇州河邊一塊空場。經過一次嚴肅表決以後，被派出的代表即刻動身去見上海罷工委員會的主席。羣衆們方漸漸陸續散開。

下午，全勞働區域都充滿着緊張，憤怒的空氣，工廠方面已有十分之七正式宣佈罷工，所以現在長春街亦熱鬧起來了。工會的代表，罷工同盟會的代表，警察，資本家的探子，宣佈罷工回家整羣的工人，等等像蜜蜂似的在平日冷靜的長春街穿入穿入。

一點鐘後，天空突然陰黯起來，繩結似的灰雲堆積在暗淡的天空上，風再尖利起來，猛噬着勞働區域八九萬新失業的勞働者。公安局和工部局的警察都全隊動員，實彈裝刀地在各處巡哨着。工人們的男女宣傳隊出發到各處去宣傳和發傳單。被兇蠻的警所逮捕的約近四十左右。

雖則勞働區域的空氣這樣緊張，可是大戲院的門口仍舊是湧進許多狗和擠出許多豬，桃紅色的咖啡店仍舊有許多大學教授，咬着指頭的“現代女，”有閑的小資產階級，在閒談着，在說笑着。

——哥德的浮士德算是什麼東西?! 又糟又壞!

——不，不，我還是深愛德國的海俚和英國的——

——你看，這樣好的法國啤吱只賣——

——從唯物史觀的立場看來，你和老楊的戀

愛已根本動搖——

——Greta Carb 的 kiss——

——噢，密斯脫陳，這响好嗎？聽說貴校學生已近三千，今年多少總可以賺點錢吧？

——買一隻鑽石戒指給我吧，寶秋，你看密斯鄭多麼傲氣呀！

——明天是艷芳生辰，你亦出來鬧鬧怎樣？

——喂，伙計，兩杯黑咖啡！快點！

銀街及其它大街上照舊地熱鬧着，女人們披着上等羊皮大衣高突着屁股，爭先奪後地擠進大廉價的商店，輕蕩的“現代女”很巧慧地將愚蠢的老商人帶進珠寶店，女學生們爭搶着漂亮的茶房到大旅館去開房間，自稱是“普羅”派的投機作家挾着妓女坐華麗的汽車兜風。外國水手們坦然地摸着路上中國少女的面孔和乳，路上的警察和“中國人”坦然地引為好笑和趣味……

他們全不管在上海有八九萬失業的勞働者受

着饑凍的剝削，他們全不管戰場上有多少的兵士赤足在刀林上走着，他們全不管西北有十餘萬餓死的同胞，他們全不管某某外交大臣的賣國，他們全不管中國人種的衰亡……

這天薄暮，罷工委員會將明早十時的大示威決定了！工會代表的調停全無結果，因為他們大多是受賄賂而來的，所以調停的條件大多袒護廠家那一方面。

廠家方面的態度仍舊是極頑固，並且很積極地籌備到別處去雇聘新的工人來。各工廠的大鐵門都關閉，處處都有警察嚴密地巡視着。

警察們，尤其是日本警察最看輕工人。他們常常在極小極小的事情中找出些流血殺人的工作來幹。早晨十點鐘左右亦就是因此鬧了一次極可痛心的笑話：

事情是發生在工業路上，一個罷工回家的油漆工手裏提着一桶紅漆正要轉過吉祥路，迎面一

輛汽車開來，他趕忙跳開一閃避，不想那桶紅漆一搖動却濺潑在一個站在路邊抽雪茄的日本警察的腳上，那個警察一聲不響，走過來當頭就是一棒，接着又是一腳，工人自覺得有點錯處，所以並不回手。行人紛紛聚攏來將日本警察圍住，但是警察毫無懼色地繼續亂打下去，油漆工完全不反抗，只是跪在地上哀求着，終於被打得臉上流血了！兩個胆子大一點的路人走進前將警察的棍子奪開，警察却更加生氣，即刻鳴警笛，同時向空中打了一槍，路人趕忙散開。但是却被附近急跑過來的警察抓到三個據說是“工人模樣的惡棍。”下午，上海晚報即刻將這事顛倒是非地排在第一面上，用特大號的字標題說：

工人毆打日本警察！

就是這個荒謬的記載，第二天全上海的報子都很忠實地照樣地登出來，雖則有的標題改爲更動人一點：

工人開槍暴動！毆打日本警察！

這夜勞働區域的工人們，除了幾個領袖以外，大都很早就睡，準備明天早晨八九萬人的失業大示威，許多勞働者興奮得幾乎不能睡去。

夜風異常冷凍和尖利，人人底心異常焦燥和悲哀；這夜天空漆黑，全無星月，遙遠低微的鐘聲搖曳着幾世紀的疲憊和沉重，八九萬失業的，寒凍的，饑餓的靈魂在憂鬱的鐘聲中不安地徬徨着，哀訴着……

六

但是，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總工會忽然下令禁止工人“蠢動”，接着發出一張動人的傳單，說明資方已經退讓，雖則怎樣退讓並沒詳細解釋，可是够以欺騙數萬無智識的工人了。

工人們都很歡喜，以為他們勝利了，人人的面孔都由不安中轉為快樂，只有長七公公却覺得很

不安。工廠肯仍舊用他嗎？假如是肯的話，罷工的工伴會不會加害於他？早飯喫完，他就跑出去看看風勢了。

今天長春街的空氣又變成一種紛亂的狀態，昨天那種團結的，緊張的空氣已經消失。街頭街後，處處都有一小羣的人在聚談着。同時，你若仔細一看，就看得見許多“工賊”很巧妙地在破壞罷工大同盟，有的或許就是你的至友，有的或許就是你的親戚，他向你肩頭一拍，笑頭笑腦地說了些罵廠家的話，接着灣了一大圈子說廠家已經退讓，僭們已經大大得勝，下午何不復工呢？隨即又說到大家生活的困難，罷工延長一天就是使僭們的老婆和孩子們多挨餓一天呀！

雖則同時亦有一部份人極力主張仍舊罷工下去，因為資方退讓的條件都是很模糊的，但是他們的勢力較為薄弱一點，終於給那些勾結資方的“工賊”得勝了！

那天下午，已有一部份的工人陸續復工，三四天後，整條工業路再生動起來了。工人們仍舊是受壓迫，俱樂部的領袖暗中被開除，資方答應的四個條件，除了每天加貼米錢一角以外，都沒有履行；工人團結的勢力已經近乎瓦解，資本家乘機以種種的手段使工人互相摧殘——但是工賊們已富起來了。

復工的第二天，長七公公小心翼翼地溜進三星棉紗廠的大門，他那小小的鼠眼不住地睜着，他偶然看見前天他那一班的工頭，於是就跑進去，那工頭看也不看，他抽身向寂靜的地窖下便走，長七公公追下去，工頭問他亦來幹媽的？難道你不曉得我們這裏老人是不雇用的嗎？別說是你，就是這裏二三十年的老工人，亦別想可以保持他的位置咯。

長七公公傷心得幾乎要哭出來，千懇萬求，若不答應，好像就要撞壁而死一般。幸虧那位工頭是那種“慈悲的”，停了半晌才答應他。

長七公公感激得流淚出來，不曉得怎樣說話才好。

——但是，我們還須立定一個條件。

——條件？

——不錯。你須將三份之一的工錢給我。

——三份之一？哼——

——不然，你就是踏破全上海的工廠，亦別想得到一個職業。

——工頭說完，裝做要走的樣子。長七公公急迫地接下去。

——你能担保我有工做嗎？

——假如你肯履行那條件的話，明天早晨來見我。決定不會沒有？

——好，好。

七

上海的春天是可愛的。

麗姑已經復原，再到工廠裏去了。這家人度着一種較為穩定 平和，舒適的生活。除了新生的嬰兒以外，還多了一個女親戚來和他們住在一起。這位女親戚是柳興的表妹，一個曾進過小學的女郎。

這位女郎是剪髮的，她的父親從前是村中的教員，一時曾以“新人物”自負，所以村中第一個剪髮的，就是他的女兒淑珍。淑珍今年十八歲，帶着一副紅潤雪白的圓面孔，兩隻眼睛黑溜溜，碰到陌生人還有點羞怯。從柔輦的頭髮一直到腳，都有一種誘人的迷力。雖則舉止行動還有點拘束。

去年她跟着父親逃難，逃到徐州的時候，她的父親不幸嘔血死了，幸虧還有一個堂叔——一個雜貨店的老板——要到上海來定貨，順便亦帶她來找找工做，不想由朋友的地方偶然聽到柳興這一家亦住在這裏，

淑珍是一個從小就嬌養慣的女郎，但 是現在

不工作還有什麼辦法呢？經過麗姑幾次的拜託人家，好容易才在同一工廠裏找到一個位置給淑珍。雖則工作的地方不在一處，但是上工下工總是一同走的。

喂，上海的春天多麼可愛呀。

天上銀白色的密雲在太陽強烈的光線中輝耀地浮來浮去，小小的海鳥常常的三五成羣地在寂寞的電線上翻着雪白的肚子，春天甜密的氣息擁抱着各條冬天污穢的，冷滯的街道了。

這家的人一年來第一次度着穩定，安心的生活，雖則他們都努力地工作着，經濟方面還時時發生恐慌。同時，柳興拉人力車的生意越來越壞，因為公共汽車和電車比從前更多了，有時候，他整夜都在外面兜着生意，在舞場和戲院的門口候着客人，起初一兩星期，這家的人還焦急地等到夜深，後來漸漸成爲習慣了。

淑珍一月後偶然結交了一個男朋友，他是同

廠裏早班粗紗間扛紗的男工，粗眉濃髮，手如熊掌，兩眼像黑炭般閃光着，聲音宏壯，像轟天雷一般，初見的時候，似乎很可怕，其實爲人很忠實，俠義；廠中混名爲黑旋風李擎天，咱家頂天立地第一條好漢也。

一天星期五的薄暮，淑珍剛剛散工回家，恰巧那天麗姑因爲身體不適，沒去工作。天上密集着鮮紅的雲堆，一切都很寂靜與單調，彷彿春天已將在海鷗夢般的飛翔中昏睡了。

從建國工廠到工業路來，必須走過街角的聚春樓，樓下常常有三四個流氓在那裏鬼混着，在那裏等着機會調戲年輕孤獨的女工。當然，他們一定不會放過像淑珍這樣美麗的女郎。

——呀，好久不見了。

一個“橫肉絲”的大漢兇兇地走近淑珍來。接着又有三個笑嘻嘻的後生將淑珍的身前身後圍住。

到上海一個多月後的淑珍，已聽見許多關於女子被調戲的事，想不到却親身碰到了，但是有什麼法子對付呢？

——這响好呀？

一個黃牙齒的，酒味的矮漢子不客氣地在淑珍的肩上一拍，淑珍想要叫出來，但是喉嚨裏像被什麼塞住似的，面孔漲得很紅。

街上的行人雖則看見，誰歡喜管閒事呢？并且與這種狗彘的流氓鬧事，次次都是喫虧的。至於警察，別來調戲女人已够算忠實了，還想叫他來救助嗎！？

要不是咱家梁山泊的好漢黑旋風偶然走過，天曉得，淑珍會受到怎樣的侮辱。咱家李大哥雖則并不好色，却還是仗義之徒，一衝近去，兩手將兩個後生擲開，還有兩個後生本想伸出拳頭來，一看見是咱家的李大哥，趕忙陪個笑面，他媽的滾開了。

從那天以後，淑珍就和他相識，兩星期後，你就看得見他倆散工的時候每每一同回家。咱家的李大哥雖則是粗漢子，心地却很精細，吹得起一支甜美橫笛子。

星期日的下午，李大哥每每來找淑珍，那時除了麗姑和長七公公在家以外，柳興和九斤兒都在外面做生意；長七公公是老人家，只是坐在階上抽抽烟，乘乘涼，麗姑一壁背着嬰孩，一壁打掃着屋內，誰還有空顧得到李大哥和淑珍在做什麼。李大哥是粗漢子，從前又沒愛過女人，來的時候充滿了一肚子許多好話兒，但是一見到淑珍好像完全忘記似的，說不上幾句，就沒話說了。

但是，大家別說李大哥完全是個粗漢子，心地還有點精細哩，他懂得帶來的笛子，一到話頭兒斷的時候，你就看得見他低着頭，兩手不住地摩擦着，眼睛裏有一點窘迫，那麼輪到淑珍說話的時候了。

——吹吹笛子吧。

於是，你就看見黑旋風再高興起來了，左眼一閉，頭一歪，右脚慢慢地踏着拍子，粗大的手指亦急速地在笛洞上轉動着，那種動人的甜美的調子就流出來了。

他不會吹出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等等無聊的小曲給你聽，他吹的是鄉間的調子，質樸的，天真的調子，這是他們家鄉的調子，是他們這一階級的調子。

淑珍懂得他所吹的，懂得他是要以甜蜜的聲音來撫慰她底心。她懂得他是用柔和的眼睛來吹她底頭髮。

她每每以羞怯的微笑來報答他。

八

淑珍那一班的“女監工”是一個妖模妖樣的半老徐娘，混名叫做“老太婆”，年紀看起來總在四十

以上，可是還滿面胭脂水粉，說起話來左手總是跟着頭慢慢搖着，對待工人非常兇惡，但是那些“白臉”們却是例外。

淑珍上工的第一天，一眼就被她看上，運用種種甜蜜的，陰險的手段來籠絡淑珍，常常減輕淑珍的工作，還派來許多“白臉”來誘惑她。淑珍總以為老太婆是好人，眼睛總是笑咪咪，從來沒罵過她，並且還鍾愛她的樣子。有時候她看見淑珍太努力工作，就說：

——呀，淑珍姐，別太用力，別磨壞了自家的身體……

但是，淑珍却常常聽見她在咒罵別人，連怎樣淫猥的話亦敢罵出來，更生氣的時候，甚至送別人喫耳光。

對於這一點，淑珍覺得很可疑。既然她待我這樣好，管它什麼別的。她每每這樣地想着。

淑珍隔壁有一個女工名叫阿毛，一個裝束入

時的女郎，頭髮有時候燙得鬆鬆曲曲，懂得講幾句紅毛話，看起人來總是打斜眼。但是對於淑珍姐却不是這樣，總是帶着慇懃的態度，對淑珍講起話來總是小聲細氣，好像很親蜜似的。淑珍很歡喜她，只須她不多談人家淫猥的事情就好啦。

兩三月後，淑珍漸漸學會搽胭脂了，長七公公對於這一點很不滿意，但是有什麼法子呢？麒麟不生。天下那有太平，現在真是子孫搗蛋的時代了。

淑珍的服裝，裝飾漸漸時髦起來，褲腳極大，上衣極短，一條粉紅色手巾總是放在袖子裏，一見人總是微笑着。這一切對於麗姑雖則都很平常，但是一方面却暗暗地擔憂着淑珍會墮落。

其實，淑珍却是個極靈惠的小妖精，雖則老太婆竭力誘惑她，還是不能使她向娼寮，酒館，這一類下流的地方走去。她學人家的裝飾，無非是自家歡喜罷了。

夏天到了。

天氣煩熱，工作更爲使人覺得沈重，在窒息的空氣中漂流着汗的臭味，討人厭的紗質處處飛舞着。況且又是廠中“大趕工”的時期，人人都覺得煩悶。

老太婆開始以恫嚇的手段對付淑珍，常常在淑珍的工作中找出極小的過失來咒罵，但是淑珍只是微笑着。

阿毛姑娘近日的行動很詭秘，很少來上工，就是來上工亦好像沒上工一般，只是跑來跑去。老太婆對於這一點裝做沒看見的樣子，可是薪水仍舊照發。淑珍見過她一兩次，她的面孔蒼白，精神萎頓，說話亦沒從前那樣地起勁，眼睛亦暗淡起來。淑珍問她是不是生病，她只是搖搖頭。同時眼睛裏好像有無限的悲哀和懊恨。

——到底是什麼事，給我曉得不要緊的吧？我不告訴別人。

有一次，旁邊沒有別人的時候，淑珍偷偷地問。起初阿毛姐還是不肯說，經過淑珍幾次催迫以後，才肯吐實。阿毛的家裏有一個母親和一個丈夫——拉人力車的——還有一個不到三歲的小孩子，她們四口子，專靠阿毛和阿毛的丈夫老二的工作來過活；三四月前老二因左脚被汽車撞傷，臥病在家，別說醫藥錢，就是生活費亦已發生問題，當然咯，要專靠阿毛一人的工錢是不夠的。

說到這裏阿毛沈默下來，左手的指頭在作台上懷恨似的爬着，嘆了一口氣。

——後來呢？

年輕的淑珍被好奇所催迫。

——後來？哼，你曉得——我出於萬不得已就——就——

——就怎麼樣呢？

——告訴你，就到“韓莊”去！

阿毛以小聲的憤怒說出，好像對於淑珍催迫

的詢問發脾氣似的。

——好，好，至少我就壞到這樣地步算了，有什麼難爲情呢？狗屁……

阿毛的聲音帶着歇斯特里亞混亂的狀態，好像要借着淑珍出氣似的。

——韓莊？

淑珍不解地問。

——你別裝蠢吧——許多人都以這樣的態度對付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什麼是道德呢？狗屁！狗屁……

阿毛姑娘好像要哭出來一般，雙手急急地絞扭着；同時，淑珍睜着疑惑的眼睛不解地打量着她。

——你曉得，我的丈夫是怎樣一隻瘋狗，後來他一曉得，就想將我趕出來，他完全不了解我所做的，你想有一個人歡喜幹這種營生嗎？

——或許沒有吧。

——“或許”？難道你歡喜嗎？你不妨去試試看，到底是那一種的滋味。

——後來呢？

——你曉得，我是捨不得母親和兒子的，當然咯，誰高興離開一個好好的家庭呢？人們常常說我的丈夫是瘋子，起初我不相信，不料他却投黃浦——

——投黃浦？你的意思是跳下黃浦江嗎？

——那麼還有什麼別的，

阿毛姑娘面孔漲紅，憤憤地說。

——後來呢？

——當然是上西天嘍，還有什麼話說呢？像他這樣不會了解——

阿毛姑娘這次真的流淚了，可是她不敢哭出聲來；淑珍本來還想問下去，但是她忽然看見老太婆對她投下憤怒的眼線。

九

中午的天氣熱得像在沸水鍋上一般，什麼都蒸氣着；下午黑雲漸漸集攏來，天空變成灰暗，到了散工的時候，突然括起了驚人的大風，像饑餓的猛虎一般怒啄着。顯然的，大雨快要到了。

工人們爭先恐後地擠出工廠的大門，大家都害怕大雨會將他們澆得像落水狗一般，淑珍小姑娘來不及等着麗姑或是李大哥，亦像別人開足速力向前跑去。大風猖獗地捲起街上的塵埃，電線嗶嗶地響着，天空漆黑，時時閃電，驚人的迅雷在頭上不住地轟響着，許多“白臉”的女工都已跳上車子，淑珍小姑娘身邊又沒零錢，只能趕快跑進前去，心裡又急，腳又時時撞到街上的小石頭。

風尖利地吹散她的那漆黑的頭髮，風尖利地吹來薄暮蕭索的悲哀。一部電車停住，隨即再開進前，開車的漢子好像嘲笑着她似的，將鼻子一聳，

唱起遊龍戲鳳……

到了宋家路，大雨真的傾流下來了，挾帶着閃電，轟雷，種種騷亂的轟響，珍淑全身打了一個冷抖，趕快跳到一間房子的簷下，差個半點兒被雨淋濕。天上的黑雲迅速地飛着，密密地合攏來。

密密的大雨急遽地打在街上，發出優美的節奏聲，很像夜深出征的馬蹄，的落的落地響着。街燈放出昏黃的，暗淡的光線，或許是海上濕人的冷霧吧。全街寂靜，時而有一兩聲汽笛嗚咽地遙遙響着，隨即消失，

淑珍，一個十八歲的女郎，睜着黑溜溜的眼睛，站在一家黃磚屋的簷下，在薄暮沈鬱的悵澗裏，回憶的火焰在嘴唇中注流着……

會幾何時，還是頑皮的小孩子，還在碧綠如油的草原上放風箏，還在清淨晶瑩的溪流中濯足？會幾何時，還在熱夏柳蔭中捉迷藏，還在慈母慰藉的歡聲中睡去？會幾何時，還與鄰娃戲嬉笑語，還在

夜色如酒的湖上採蓮？……

吡吡……一輛貨車冒着大風雨急急地開過，街上濕濕的黃泥，差個半點兒濺在淑珍的身上。

雨仍舊落着，街上漸漸昏暗起來了。對街一間青色大建築物的一個窗子打開，丁香花色的窗幔慢慢地捲上，露出一個紅襯衣的少女，她無意地微笑着，讓陰冷的雨絲打在她那快樂的小面上；她斜眼打量珍淑一下，有點疑惑似的，歪歪頭，隨即消失去……

當然，淑珍不會不有點生氣，那個女孩子，頂多是十五歲，就這般妖精妖樣地傲氣，滾她媽的，只是靠着爺娘幾文臭錢；若論美貌，咱家的淑珍姐跟她一比起來，差得幾個鳥多少？

但是，或許，淑珍這樣地想着，淑珍就是最大的權勢，有了金錢，還有什麼痛苦呢？你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不是這樣嗎，那一個人不是爲錢而忙碌嗎？既然是，她們或許有權利可以這樣傲氣

吧……

遙遠電車走動的聲音被暴雨聲壓低，蜂羣般營營地哼着，一切都空虛，寂靜。薄暮潮濕的霧夢一般在街前街後浮幻着，周圍大建築物的輪廓在狂雨中鮮明地豎立，閒散地放下淡藍的倒影。昏暗的街燈又在流着眼淚。

淑珍漸漸覺得寒冷起來，雙手不住磨擦着，黑溜溜的眼睛恨恨地望着灰藍的天空，巴不得雨停下來。

突然，一輛新汽車從她的身邊迅速地開過，她又在沈思，忘記避開，被街上的黃泥濺得滿衫滿褲。

——呀……淑珍姐嚇得一跳。

開車的人好像已經看見，趕忙開倒車退回來，淑珍滿肚子恨氣，拾起路傍的石頭，準備要敲碎車窗的玻璃。

車上跳下一個青年，穿着最時髦的西裝，戴着

雪白的羊毛手套，鞋子刷得極光亮。淑珍一眼就看出是那種平日她所羨慕的“上流人”。

——對不起，對不起，蜜斯……

——你看！

淑珍姐恨恨地將滿身的黃泥跡用手指出，雖則她被人稱做“蜜斯”，倒有點高興。

——你又不是瞎子，又不是——

——實是出於一時之疎忽，并非故意……

青年兩眼貪婪地仔細打量淑珍，越看越可愛。

——這套衣服叫我怎麼回去！

——呵，不要緊，不要緊——青年的眼睛裏閃出浪漫的光輝，因為他近日正在讀着拜倫的詩哩。

——假如是蜜斯不以爲意的話，屈臨敝舍換一套好嗎？

青年的右手恭敬地向前一擺，無疑的，是在摹倣着 Charles Farrel。脣上泛流着甜蜜的微笑。

——到你家裏去？

淑珍姐疑惑起來，有點害怕。兩隻黑溜溜的眼睛不住地望東望西，兩手不安地磨擦着。

——你不是說笑話嗎？

她天真爛漫地問。

——你怕嗎？

青年顯然曉得她所想的。大笑起來。

——蜜斯大概是女工吧。

——是。

淑珍姐懷疑地凝視着青年的面孔。

——那間工廠？

——建國。

——噢，多麼有趣，蜜斯，你曉得工廠是誰開的？

——我不大曉得，聽說姓童的。

——你曉得姓童的有一個兒子叫做童夢麟嗎？

——童夢麟？

淑珍想了半响，連身上的黃泥都忘記了。

——呀，是，是，聽說在什麼銀行當經理的是不是？

阿毛姑娘曾對淑珍說過銀行的名字，但是，淑珍却忘記了。

青年的眼睛再閃起浪漫的光輝，心裏暗暗地偷笑。

——假如是蜜斯不以爲意的話，在下便是。

淑珍姐倒喫了一驚，幸虧剛才沒罵出什麼不規矩的話來，不然，天曉得，自己在工廠裏的地位早已滾進爺娘的肚子裏去了。

青年兩手插在褲袋裏，含意地微笑着，吹起胡哨來，左脚在地上打着拍子。

雨已小下來了，天空較爲光亮一點。

淑珍姐不曉得怎樣說話，望青年一眼，提起身邊的飯籃預備要走。眼睛裏有窘迫。

——蜜斯，你不是說要換一套衣服嗎？

青年反而有點着急，很怕這場的浪漫得到一個無趣的結局。

——到敝舍一坐何妨？

——謝謝你。天已黑了，我還是回去好。

——不過蜜斯的衣服——

——不要緊吧。

淑珍姐第一次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齒，和兩顆圓圓的面渦。說罷就要走。

——最低限度，蜜斯，你身上的泥跡讓我用手巾揩揩好嗎？我覺得實在是對不起。

——不必吧，謝謝你。

說後就走！青年趕忙趕上一步，右手又是向前恭敬地一擺。

——對不起，蜜斯，路上很滑，並且水窟很多，允許我用車送你回去嗎？

這個請求使淑珍更驚惶不知所措，不曉得怎

樣才好。

——我的衣服這樣污穢，坐在你的車子裏——

——噢，那不算什麼。

青年說後，右手又是恭敬地向前一擺。彎一彎腰。

淑珍姐口裏雖則推辭了半响，其實心裏却極想坐坐看。

汽車開了，在薄暮的蒼茫中，淑珍姐快樂地微笑着；她和那個青年並排而坐，那青年倒很規矩，不來嚕哩嚕噠。

微雨打在車篷上瑟瑟地響着，迎面冷風習習；多麼幸福呀！淑珍這樣地想着。

——對不起，蜜斯，結過婚了沒有？

青年故意將車開得很慢。

——哼，沒有？

淑珍姐望他一眼。

青年的拿出一支金龍牌的上等香烟。

——抽烟嗎？

——不。

淑珍微笑地接下道：

——烟是有害的，

——噢，蜜斯，你聽誰說來？不錯，一定是那些窮教員，他們自己沒錢買烟，反而說香烟有害，哈哈！

青年的鼻孔冒出青烟來，很有趣地一小圈又是一小圈，烟味倒很香。鼻孔的上面是一對輝耀的眼睛，眼睛上是梳理很整齊的黑髮。

——這樣天氣，明天恐怕再下雨吧。

青年的眼睛望出車窗，天上都是些打結的灰雲，雨還是落着。

車子已經開到烏衣巷，女的起身要下車，男的趕快叮嚀一句：

——萬一明天再下雨，我仍舊在原處等你好

嗎？

——不必吧！

女的有點驚惶，極力避開青年輝耀的眼睛。

——只求天多落幾星期雨。

男的談諧地說出。他曉得女的是答應的。

——再會。

——明天會。

男的仍舊甜蜜地浪漫地微笑着。

十

淑珍到了家，撒謊說在路上滑了一倒，衣服才這樣地染污，關於那青年的事，全不提。

第二天，她巴不得天亮起來，一滑落就跳下床，跑到窗邊去望望天空，謝天謝地，雖則沒有下雨，天上黑雲還是很多。

今天淑珍姐特別努力裝飾，穿了一套最好的衣服，巴不得飯趕快吃好可以上工，上工後，又巴

不得早點散工，一個心像小鹿兒般亂撞亂跳。

恰巧阿毛姑娘亦來做工，又是帶着一副憔悴萎頓的面容，常常咳嗽。淑珍對她今天特別慇懃，東幫忙她，西幫忙她。阿毛曉得有些蹊蹊，忍不住問珍姐兒道：

——今天幹媽的這樣高興？

珍姐兒偷望望周圍，小聲小氣地將昨天的事情說出。最後還叮嚀一句：

——毛姐兒，千萬別告訴別人呵。

——哼，曉得的。

阿毛的面孔煥發起來。

——他真的自己告訴你，他是童夢麟嗎？

——當然咯。

——噢……

對手羨慕地嘆了一口氣。呆呆地望着小窗外的天空，出了一會神。從窗外爬進來的光線照得她那枯黃的面孔更爲憔悴。

——你真幸運呀。

珍姐兒的手拐上受到一捻，眼睛裏看到一個有點古怪的微笑。

——你認得他嗎？

——那傢伙——接着是一陣劇烈的咳嗽，胸部痛苦地起伏着，一對眼睛因咳嗽而流出眼淚來。

珍姐兒一面看顧着她，一面忙碌地工作着，自己心中有點害怕，因為工廠中的空氣極壞。一間四五十人的作房，只有兩個鳥糞般大的小窗。紗質又在各處浮流着。那些四五年的老工人大多面黃身瘦，咳嗽的尖利聲音永不絕耳。

淑珍姐自從第一天踏進工廠來，她底心就焦急地對她說：快點設法離開這地獄吧。所以，當那些“白臉”來誘惑她的時候，心中亦有點躍躍欲試。但是在麗姑嚴厲的監視，以及先父的教養中，好容易才戰勝一切虛榮的誘惑。

過了半晌，阿毛姑娘才恢復原狀，向珍姐兒瞥

了一眼。含意地微笑着。

——你看，我遲早總要上西天了。

——哼，說什麼話，你請醫生看過沒有？

那裏有這些閒錢，連飯亦快沒處討，還——

——你說那傢伙怎樣？

珍姐兒趕快用話又關對方悲傷的訴說，其實，自家的心裏亦焦急要曉得哩。

——說起那傢伙，我雖則不認得他，開聽人家說過。據說是英國什麼大學的博士，做人好不利害，年紀不到三十，就做了申江銀行的總經理，家產聽說有九百多萬，又不放蕩，又不討好女人——

阿毛姑娘說到這裏的時候，含意地向珍姐兒笑了一下。

——然而却看中了你！哈哈！

對手的話顯然有點諷刺。珍姐兒只是默然不作響，將頭歪到一邊去，面上雖是窘迫，心中却是

有點得意。

——你很幸運，你日後若攀得上，千萬別忘記我。

——其實我有什麼福氣呢？

珍姐兒故意一問。

——這種福氣?! 就是你在關帝廟前碰破了頭，亦不能得到。

——或許他只是攪趣的。

——哼，當然咯，他們富家子弟都是這樣的，只要你當心，別將自家的身子賣給他，除非是堂堂正正的結婚——

——結婚？我的年紀還輕。

男人家巴不得更年輕哩。

兩人都笑起來。但是趕工的聲音已將她們的笑聲截斷了。

下午上工的時候，天上開炮般轟響着大雷聲，窗外時有急速的閃電，不一刻兒，大雨就傾流下來了。的落的落地打在小窗的玻璃片上，好不爽快。

巴不得散工的汽笛一響，淑珍小姑娘的屁股好像坐在針氈上一般，恨不得將時間用嘴細地咬短。

汽笛一響，大家像是囚犯聽到赦罪的通告一般，歡天喜地擠出廠去。但是現在的雨雖則不大，却亦夠以與那些忘記帶傘的人們爲難。珍姐兒已經完全忘記麗姑或是李大哥，早已馬不停蹄地向前跑去了。

泥沙鋪的街路被大雨澆得像是生瘡的病狗，東一窟水，西一窟水，一不小心踏上去，包你半腳淋濕。

同時，北風好像又是故意作對似的，好不兇猛：不小心，就會將你的雨傘括走，并且不住地吹捲你的上衫，一捲起來，街上的行人即刻像看顯微鏡般涎涎地看着你。大風，你的惡作劇亦已夠了吧。

到了昨天避雨的地方，青年早已停車在那裏

等着了，一看見淑珍，就跳下車來迎接。

—— 蜜斯，今天真下雨了。

—— 對不起，蜜斯脫童，今天我帶了雨傘，我想我可以獨自回去。

青年顯然曉得這只是催託的話。

—— 但是，哼，路上又濕又滑，說不定雨會再大起來，風又這樣兇猛……

青年是上海社交界有名的人物，說不上五六句，早已將女的窘住了。女的有點驚惶，面孔有點紅，再也說不出什麼推託的話來。

青年的頭微歪，右手又是恭敬地一擺，女的亦只能走上車，眼睛裏有點不好意思。男的只是甜蜜蜜地微笑。

男的將車機一拉，車子向後動了一下，隨即捷駛進前了。女的今天較為定神一點，車子裡裝設的華麗和舒適使女的有點駭異，晶瑩的雨點打在玻璃片上，淅瀝淅瀝發出很優美的聲音。

路旁的建築物和行人迅速地飛過去，在薄暮沈暗的霧中，在雨聲濛濛的聲調裏，青春的生命彷彿是在大都市的裙邊跳躍着；……

車子兜了一個大圈子，轉進一條寂靜的林蔭路，漸漸慢下來了。路上的行人寥寥無幾，畏縮地躲在雨傘下，或是包在綠色的雨衣裏。路傍連綿不斷的大樹，露出青翠欲滴的樹葉，風和雨亦較為沈靜了。

女的雖則曉得蜜斯脫童將她載到別處去，又不好意思動問，祇是睜着黑溜溜的眼睛注視着青年的面孔，青年還是微笑地說出些不關重要的話。

車子緩緩地在幾條寂靜的街上蕩了半天，男的打趣地打聽女的家況以及一切，女的掩飾地說了一大套，睜着黑溜溜的眼睛注視着男子微笑的面孔。

雨停了，天朗氣清，處處都可聞到雨後六月的氣息，小鳥兒歇在樹枝上吱啣吱啣地亂叫着！像是

夢中溫柔的蜜語。

汽車終於在一間大旅館的門口停下來了，女的很驚惶，男的顯然亦在注意着女的神情。

——什麼意思？密斯脫童？

淑珍小心地問。

——到裏面休息一下好嗎？

男的眼睛裏再閃輝着浪漫的光輝。

——噢……

女的現在會意了。

——密斯脫童現在放我走好嗎？

女的聲調裏有點顫抖。

男的走進一步，從背心袋子裏摸出一疊十元的紅鈔票，慇懃地放在淑珍的面前。

——你看錯了人了，密斯脫童！

女的諷刺地向男的泛了一眼，即刻動身要跳下車去。

——等一等，密斯。

男的趕快再拿出一個小匣來，匣子裏是一隻金鋼石的手指，金鋼石在黑暗中誘人地輝耀着。

——送給四馬路那些野傢伙吧，我不是那種女人。

女的大胆地冷笑。竭力想打開車門，但總是開不來，她顯然有點着急，手忙腳亂，面孔急得全紅了。

——謝謝你放我下去好嗎？

女的懇求着。

——你要到那裏去呢？還是我送你回家去吧。

男的很快活，眼睛裏浪漫的光輝更光亮了。亦等不得女的同意，車子早已打倒車回去了。

淑珍很害怕，全身不住地抖動，天曉得，這個男子要將她載到那裏去。

——你真的送我回家嗎？

聲音戰慄着。

——當然咯。

男的又是一副甜蜜蜜的微笑，隨即加上去道：

——你真是一個奇異的女孩子。我曾試過五六個女人，只有一個看到鈔票還不屈服，不想你却——

——在你的眼睛中，你以為我是那種做生意的女人嗎？

女的有點憤然。

——起初我這樣想，但是，現在不這樣了。哼，你是紗工嗎？

——是。

——工作很苦嗎？

——當然。

——你識字嗎？

——識一點。

——到什麼地步？

——這倒很難說。

——譬如說，記帳記得來嗎？

——懂得一點。

女的曉得現在必須‘攀上’的時候。

——密斯脫童，你肯提拔我嗎？

說話的人帶着一副動人的微笑，兩顆笑渦露珠般旋轉着。

——哼，現在我銀行裏沒什麼缺。或許我能設法幫忙你。

大家靜默了半响。

——府上幾位尊夫人？

淑珍忽然小心地問起。

——一個。但是很蠢。

男的微笑。女的亦笑起來。

車子快要到烏衣巷了，男的又將車開得慢吞吞。

——密斯柳，剛才冒失的行爲你肯饒恕嗎？

——那不算什麼。

女的低着頭，兩隻小手絞扭着。

——你真是一個又美麗又好的姑娘。
女的面孔泛紅。眼睛竭力避開對方的，
車子終於到烏衣巷了，男的開了車門先跳下去，慇懃地扶着女的下車

——前面黑暗，密斯柳自己當心。

——謝謝你。再會。

——明天會。

女的走進泥濘巷口，還回頭來笑了一下，隨即在黑暗的巷底消失了。男的望了一回，愉快地跳上車，在車上欣喜地點了一支雪茄，眼睛裏閃着浪漫的光輝，噴了幾口青烟以後，車子便就開了。

晚禱的鐘聲遙遙地輕響着。

十 一

夢麟到家的時候是七點半，屋裏早已點燈了。妻子綠珊還是躺在床上生病，正在讀着普希金的詩。妻子又是綠的襯衣，綠色的絲襪。連微笑和說

話都有綠色的抖動。牆壁亦是綠色的，燈光亦是綠色的，窗帷帳幔都是綠色的。

從前妻子在大學裏的時候，曾被人叫做“綠姑娘”，亦曾被大詩人尊為“青春燃燒的生命”，夢麟亦是為着她的“綠色”而娶了她，況且又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女詩人哩。

可是，却有一件短處；既多愁而復多病，據一般人的推測，她是在摹做着林黛玉；因此，反而造成一種輝耀的光榮。自從嫁到童家來以後，她什麼都不管，只是熱情的歌，撒嬌的病，和微笑的綠色。

今天晚上當然不是例外，又是在綠色的燈光下露出一副丁香花的微笑，丈夫照例是走進前給她一個小小的接吻，說了幾句單調的閒話以後，丈夫照例是轉身到書房裏去，妻子仍舊俯下頭來讀她的詩。

晚餐的時候似乎較為生動一點，因為多了一個綠色的小孩子。

——到那兒去，小寶貝？

鬢髮的小寶貝撲身於父親的胸前，伸出肥圓的小手捶着父親的面頰。愉快地笑着。

——看鶯——鶯花。多麼有趣呀。

——誰帶你去。

——綠蒂姊。

那個被叫做“綠蒂”的婢女正在侍候着她的女主人，女主人似乎是在喝着咖啡。

——鶯花什麼顏色？

——噢 白得像雪一般，爸爸，你歡喜這種花嗎？又香又惹人愛，我想採一朵，但是綠蒂姊不肯，後來——

綠色的小孩向綠蒂瞥了一眼，綠蒂似乎還沒聽見。

——後來呢？

——後來，綠蒂姊說我若肯吻她一下，她才給我一朵。

爺爺失聲大笑，連詩思悠悠的綠珊亦抬起頭來了。

——你真的這樣做了嗎？

——但是我却得到一朵鶯花哩。媽媽說過：接吻并沒犯罪。

綠蒂現在已經領情，似乎有點窘迫。

——寶貝，你跟誰接吻？

母親抖出綠色的聲音，像是細雨中的 guitaro 做父親的偷偷地在孩子的手拐上捻了一下，以同樣綠色的聲調接上去：

——他吻着美麗的鶯花，鶯花。

年輕的母親似乎有點驚愕，隨即愉快地問綠蒂說：

——真的嗎？

——真的，太太。

綠蒂鎮靜地回答。

晚餐後，照例是綠珊看報的時間，小孩子在柔

軟的地氈上搭房子，父親總是埋身於沙發上，抽着上等雪茄，沈思着。

“夜之涼風從幽靜的花園中吹了進來，在綠珊鬆曲的黑髮上跳舞着；天空是蔚藍的，羣星欣欣地輝耀着。在淡紅色優美的燈光下，平靜的氣息冷流着。

大都市紛雜的喧聲在這裏已經聽不大見了，蜜蜂般輕輕地哼着。一望出窗，夜色如酒，熱情的夏天已在櫻花的陰影中瞌睡了。時而有一輛汽車在臨門的大路上駛過，汽車嗚咽地響着。

這種可愛的平靜突然被電話的鈴聲所打破，綠蒂小姑娘飛也似的跑去接電話。

——童公館是嗎？

一個男人焦急的聲音。

——你是誰？

——童太太在家嗎？

——誰？太太嗎？是的，什麼事？

——勞煩你請太太過來說話。

——哼，到底你是誰呢？

——姓徐的。

——好，等一等。

當時綠珊夫人正在讀着報紙副刊上的一首詩，記憶的火：

微閉着眼睛細數着昔年空虛的情愛，
在悄然疲憊的燈光下，你漂泊回來，
你的腳遲遲地合着迎禮的節律，
噢，憂鬱的眼睛裏仍舊是青春的悲哀！

——太太，電話。

——誰？

——姓徐的。

夫人嬾嬾地站了起來。丈夫抬起頭瞥她一眼，打趣地說：

——恐怕是你那位情人吧。

夢麟常常歡喜說起夫人的“你那個”，其實在這四五年中，“你那個”不曉得已漂泊到何處去了。他這樣說，無非是要炫示他自己是勝利者。

——哈囉，是綠珊女士嗎？

——是，你是誰。

——少東——

——噢，少東，好久不見了，你在上海嗎？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呢？我們很思念你。你——

——對不起，我是少東的弟少南。

——噢，我誤會了，不要緊，你的哥哥現在怎樣？

綠珊夫人的喜悅暫時停頓，但是却使那個聽到“少東”而站起身的夢麟安心一點。

——病得很利害。

——什麼？在什麼地方？

——在我的家裡。他叫我對你說：假如你還顧得昔日的友愛，請過來一趟。我的哥哥大概是沒希

望了。

——噢！什麼？什麼？

——什麼？我的住址是開北青雲路瑞德里九號。請你即刻過來。再會！

現在是綠色的悲哀了。綠珊夫人呆呆地站着，黑溜溜的眼睛凝視着接話器，好像不相信似的，兩隻小手不住地絞扭着。

——什麼事？你那個怎樣了？

夢麟走近她，有點不安地問。綠珊只是望着接話器出神。

——發痴了不成？哼，是他結婚嗎？

夢麟好奇地問。在夫人雪白的頰上輕輕地打了一下。眼睛裏又是浪漫的光輝閃耀着。

——他快要死了。

——死？！

綠珊撲身在沙發上，似乎是在哭着。孩子要走近來，夢麟向綠蒂作一手勢，叫她帶孩子去睡。

——夜安，爸爸。

——夜安。

綠色的孩子走開了。夢麟無聊地將半支雪茄頭丟在地上。再走近綠珊。

——死就死算了。還哭什麼？

——你這狹心鬼！

綠珊抬起帶淚的眼睛，兩手還是不住地絞扭着。在淡紅色的華燈下，綠色的悲哀嘆息着。

她的眼睛裏忽然再閃起熱情的希望和急切的懇求：

——你肯帶我到他的家裏去嗎？

——他的家裏？

男的有點驚愕。

——是。他的一生對於我只是這一點點的要求，答應了吧。

——這樣夜深，哼。好，但是你曉得他的家在那裏嗎？

——在青雲路。

——青雲路？住到那種地方去！

綠珊拿出手巾揩乾眼淚，按一按鈴。綠蒂隨即再走進來。

——去拿我的 Evening-coat。

夢麟本想拒絕，但是良心上總覺得太不好意思；并且從前又是很好的朋友。

——須要帶保鑣去嗎？

穿好了 Evening-coat 的綠珊小心地問。

——不必，我們走罷。喂，綠蒂，你小心看顧孩子，我們即刻回來。

——是。

夢麟小心地扶綠珊上車，在黑暗中，月亮的光線似乎是很低微。妻子白着面孔，還在啜泣着。

——乖乖哭得夠了。每個人眼淚的多少是有一定的，你一時哭完了許許多多，太可惜了。

綠珊笑了起來，伸出嘴唇給丈夫一個小小的

接吻。

十二

到了青雲路的時候，綠珊再小心地問：

——你不怕他們綁去嗎？

——你曉得綁票匪是誰嗎？

夢麟笑了起來，按上去說：

——我的父親和他們很有交情。哦，這不是瑞德里嗎？

夢麟跳下車，扶着綠珊下去。他倆小心地走進一條污穢的，寂靜的衚衕。一支路燈昏昏地照着。

—— 呸，這裡很臭。

綠珊用手巾掩着鼻子。

—— 都是你自己要來！

夢麟埋怨地說。

到了第九號的門口，夢麟輕輕打着半掩的大門。

——誰？

——我。

——那個“我”？

門裡的人似乎亦很頑皮。綠珊很焦急，忍不住叫了出來：

——綠珊！

——噢，對不起，對不起。

門開了，漏出一些煤油燈光，一個男子恭敬地站在門邊。

——請進來。

——徐少東是住在這裏的嗎？

夢麟小心地問。

——噢，是蜜斯脫童嗎！你亦來很好，你連我都忘記了嗎？

走到大廳裏，夢麟才認得開門的是少東的弟弟少南。

——我以為誰，原來是你這隻小綿羊。你的哥

哥呢？

——在樓上。小心樓梯。

樓梯又狹又直，又是黑暗，綠珊姑娘險些跌了一交，幸虧夢麟竭力扶住。

少南活潑地走進二樓的亭子間，他倆都跟着進去。一間小小的污穢的亭子間裡竟然聚了七八個人，一個老婦人在床前啜泣着，似乎是少東的母親。房中的空氣窒息，並且還有汗氣藥味。

——哥哥，綠珊女士和蜜斯脫童來了。病人僵僵地躺在床上，已經不能說話。一聽見“綠珊”，勉強睜開眼睛。其餘七八個工人模樣的漢子，一看見是女人，都走開了。

病人瘦得滿身皆骨，在煤油燈昏暗的光線下，照出一副枯黃的皺紋的面孔，頭髮又長又亂，兩眼是陷在深坑裏的，還有一點生命的閃光。

——噢，少東，想不到你病得這樣厲害了。

聲音又戰慄又嗚咽。

病人擺一擺手，叫綠珊不要走近來，他那遲鈍的眼睛偶然看到夢麟，似乎又驚又喜。

——哈囉，老徐。

夢麟敷衍一句，但是一看見病人的眼睛裏帶着羨慕，却又得意起來。綠珊帶着淚咻咻地說了不少的話。病人很注神地聽着，又好像不懂似的。

夢麟偶然看見壁上有一張紙上剪下來的照片，近前一看，原來是伊里契，列寧；病人的床前又有一本破碎的“資本論”，老徐大概已變成“康敏尼斯特”了吧。他這樣地想着。

妻子咻咻說出的話，在他的耳朵中既無價值，復少興趣，於是他索性坐在壁角裡沈思着。

少南捧過來一小碗的茶，在主人的面前，勉強呷了一口，與其說是茶，倒不如說是白開水。夢麟這時才曉得老徐患的是急症的肺病，昨夜吐了一大盆的血，醫生早已拒絕醫治了。

夢麟的面上雖則裝做傷心的樣子，其實心裡

却大大着急，因為這種危險病大概是會傳染的。他望望妻子，妻子還是咻咻地講個不停，不曉得在說什麼鳥話。

樓下忽然有一陣緊急的敲門聲：不一刻兒，一個滿身汗水的少年工人氣喘喘地衝到病人的床邊，隔了半嚮還說不出話來。病人睜着驚詫的眼睛。

——到底什麼事？阿六？

少南小聲地問。

少年一壁喘着氣，一壁望望兩個麗服的貴客：

——楊正——聲被——

少年恨恨地咬着牙根接上去；

——被刺殺！

——滾喇！

少南震驚地嚷了出來。不防病人面孔突然變色，嘔出一口鮮血，全身不住地戰慄着，又氣又恨，終於“脫力”了。

綠珊尖叫一聲，撲身在夢麟的胸前，夢麟亦喫了一驚。不一刻兒，全屋子都是哭聲了。

一間極小的亭子間，空氣本已很窒息，況且又加上騷動的哭聲和鼻涕。

——我們走吧。

綠珊驚嚇地點一點頭。少南送到大門口，說了不少失禮的話，夢麟摸出一疊鈔票拿給少南。

——這是什麼意思？

——你家的窮困我是曉得，大家何必客氣，以後若有什麼欠用，儘管打電話通知我。

——蜜斯脫童，我不曉得怎樣謝你。

——說什麼話。再會。

——再會。路上當心呀。

第九號的大門關了。兩個人又是走上那條冷靜污穢的衙衢。妻子又是嘔嘔咽咽地啜泣着。

——人生真可怕呀。

在車上的時候，女的作了一個綠色的嘆息，身

體緊緊地偎着丈夫。丈夫不說什麼，他抽着香烟。

歇了半响，他忽然說：

——你曉得那個被刺的楊正聲是誰嗎？

——鬼曉得！

妻子對於丈夫不同情於她的悲哀，似乎很痛恨似的，打一斜眼望出窗去，月光美麗地沐浴着路旁的樹葉，羣星繁耀，她忽然覺得生命的可愛，哦，生命，生命呀！

——你還記得五六年前在西湖的那一個春天嗎？他還是一個多麼活潑多麼可愛的青年，不是嗎。他很會划船，很會說笑，並且還很會喝酒——哦，或許就是酒害了他底一生吧——有一天晚上，是的，像今夜一樣可愛，月亮在湖波上輝耀着，歌女熱情的歌聲在夜霧中寒抖着，我悄悄地告訴他，你和我定婚的消息，起初他大笑起來，說我在哄他，但是第二天早晨，哼，不是嗎，他已離開杭州溜到上海去了。他不哭，他不罵，從來不對我發一句

怨語，但是，噢……

綠珊哭起來了，剛像小孩子一般。到家的時候還是嗚嗚咽咽，丈夫有點生氣，接連給她六個大吻，才使她安靜下來。綠蒂走來開內門，一面搓着眼睛，一面扶着綠珊到臥房裡去。

綠蒂好像剛剛醒起，頭髮鬆亂，只穿着一條襯衣，在綠色的燈光下，夢麟看得眼睛險些突了出來。只有十五歲哩，他自想着，可是已經這樣惹人愛了。

綠珊嗚嗚咽咽地上了床，還咻咻地說了許多傷心的話。夢麟裝做睡去，睬也不睬她。一點鐘左右以後，綠珊已甜甜睡去了。

夢麟輕輕地溜下床，披上睡衣，偷溜出房，向綠蒂的臥房走去。月亮斜斜地照在走廊的壁上，一切都很寂靜。一個青年，一個在學校中曾以“國家主人翁”自負的青年，一個在教堂中被人尊敬的青年，在深夜裡，幹着他生平第七十九次的強姦處女

罪！

十三

近來黃色的公共汽車和電車加添不少，人力車的生意大受打擊；當然 柳興不能是例外，每日的收入已由八角降低到三四角了，況且還有種種剝皮的車租，車稅。一部份的人或許會稱贊交通的便利，但是同時又一部份的妻子和兒子却在饑餓的吞噬中哀泣着。

柳興仗着一對強健的手臂，竟然能在日商的正金工廠得到一個位置，工廠的管理又嚴又兇，工人不能有任何的組織，人人都是忍聲吞氣的。

然而工廠中仍舊有許多秘密的團體，爲着工人的利益暗暗地鬥爭着。柳興對於這些組織完全不了解，都拒絕參加，他完全不懂什麼是勞動者的權利，自由，等等新名詞。他只是做他的工作，像他的父親長七公公一般，而領他的工錢；一切階級的

鬥爭，在他的眼中似乎有點可笑。

麗姑已經生產的消耗中恢復過來，仍舊是一副青春輝耀的面孔，一對強健的，鐵般的手臂，日裡努力地工作，夜裡舒適地安眠；嬰孩很乖覺，日裏被王家媽媽抱去看顧，用那種灰銀色的便宜牛乳飼她，夜裡仍舊和慈愛的母親睡在一起。日裡，你聽得見麗姑姐在廚房中快樂的歌聲，夜裏，你看得到見她緊抱着嬰孩甜眠着。

春天來了，這對於小小的九斤兒似乎是樁很快樂的事，他不必再受寒凍的欺壓，不必再受冷風的咬嚼；不必憂慮沒衣服穿，不必常常流着那種討人厭的鼻涕；春天來了，帶來微朧的輕風，帶來慈愛的溫暖。

現在已經是夏天了，悶熱汽流着，汗味到處蒸發着，太陽熱刺刺地照着，天空老是蔚藍的。但是，九斤兒可以在街角陰影裡販賣報紙，可是乘乘風涼，有機會還可以捉蟬兒來玩哩。

至於老祖父長七公公，他的運氣正像他那“大喜”牌的香烟一般，又香又便宜。他初入工廠的時候，對於那些復工的人們很害怕，但是對方却意外地慈和，一曉得他是初到上海的，對於他已有相當的原諒了。

現在每天早晨，你看得見他戴着一頂破草帽，手裏提着飯籃，笑嘻嘻地上工去；抽起香烟來，早已能裝腔作勢了。有時候，他還和那些老女工調調情哩。

至於淑珍小姑娘，我們早已曉得她秘密在幹着一種浪漫的冒險；她那對黑溜溜的眼睛燃燒着熱烈的希望，盼望可以從貧困的階級一躍而跳入富貴的花園。無疑的，在她的面前是展開着一條有希望的路程，但是走的人應該十分小心哩。李大哥時常帶着他那支笛子來找她，但是她好像有點厭惡似的，一切微笑和歡迎都是勉強的。比起蜜斯脫童來，多麼不相同呀，他懂得愛情，懂得愛撫，懂得

莎士比亞或是李白，杜甫，但是這隻蠢鐵牛，除了孫行者七十二變，和“火燒赤壁”以外，似乎什麼都不懂似的。

李大哥雖是粗漢子，却已料得幾分，現在每星期日下午，獨自在家裏，吹他那悲哀的笛子了。他曉得自己配不起淑珍那般伶俐美麗的姑娘。他不說什麼，只是在薄暮的惆悵中，吹着他那悲哀的笛子。

現在阿毛姑娘和淑珍要好得像胞姊妹一般，兩個人總是黏在一起。阿毛教她跳舞，以及社交界一切的手段。淑珍很歡喜，很順從地去學習。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工薪剛剛發完，一個僕歐叫淑珍到事務室去，淑珍吃了一嚇，摸不着頭腦，心裏兀自害怕是“老太婆”開除她。終於硬着頭皮走進總經理的事務室，裏面都是些洋裝整整的gentlemen，頭髮梳得極光亮，面是笑嘻嘻，眼睛裏却是輕蔑。左邊事務室裏，從敞開着的門，淑珍看

見兩個艷裝的女事務員，頭髮燙得整整齊齊，唇上點着胭脂，眉上搽着艷霜，動人地閃光着。

在一隻光滑的黃桌邊坐着那個兇惡著名的經理，僕歐走上去報名，經理即刻站起身，堆下一面的笑容，叫僕歐拿一隻椅子來給密斯柳坐。

那個被經理先生尊稱為密斯柳的小姑娘，驚嚇地坐在椅沿，兩隻小手不曉得放在那裏才好，睜大眼睛望着經理的面孔。戴着夾鼻眼鏡的經理先生，眯着狡滑的眼睛打量淑珍一下。

——密斯柳，府上那裏？

——河南。

——到上海幾年了？

——三四年。

淑珍冒險地撒了一個謊。這亦是阿毛姑娘教她的。

——懂得記帳嗎？

——懂得一點。

——噢，不必謙虛，我們廠中的會計部有一個缺，未知密斯柳肯屈就嗎？

——先生的意思是說會計員嗎？

——是。因為我有一時找不到更好的地位，這一點要請密斯柳原諒原諒。至於薪水，每月五十元，膳宿由廠中供給，密斯柳肯屈就嗎？

——噢，當然咯，我不曉得怎樣感謝先生。

——不，你應該感謝童先生。

——童先生？

——當然，你是認得他的。哼，那麼就請密斯柳於下星期一日就職好嗎？

——好，好。

經理一按鈴，剛才那個僕歐再走進來。

——帶密斯柳去看看膳宿的地方。

——好，老爺。

——密斯柳，再會。

——再會！

淑珍歡喜得幾乎要飛上天去，興高采烈地跟着那個僕歐去看看膳宿的地方。到了那邊，一個老媽子出來說童少爺吩咐：柳小姐可以住在童家花園裏。

僕歐和淑珍都喫了一驚。

——童家花園!?

兩人都喊出來，老婦子還嘸嘸地說了一大堆的話，隨即自走進去了。

——現在我們只能到童家花園去吧。

僕歐對於淑珍大大恭敬起來，不敢鬼頭鬼腦了。不住地打量着淑珍，竭力想打聽淑珍和童少爺的關係。

淑珍很乖覺，只是微笑，老是不肯說。反而從僕歐的嘴中，打聽了許多關於童家的話。

童怡南這老傢伙有兩個兒子，一個就是申江銀行的總經理童夢麟，還有一個小兒子在廣東做官。童老爺有七個小老婆，年紀都還很輕，却都養

不出男孩子來。童大少爺住在愚園格，是否有小老婆，沒人曉得——

僕歐說到這裏的時候，含意地向淑珍瞥了一眼，淑珍把頭歪到一邊去。

淑珍雖則沒見到過童家花園，但是聽却常常聽見，據說裏面的房子極華麗，除了童家的親戚以外，從來不許什麼人進去。淑珍底心裏又驚又喜，如果童夢麟真的要討她做小老婆，她怎麼辦呢？她做富人的小老婆好呢，還是像麗姑做一個窮人婦好？她底心很紊亂，思潮在她那小小的頭腦中不住地湧着。

現在是黃昏，上海六月的甜蜜和黑暗，遙遠的鐘聲和心底憧憬，黃金熱的夢和都市陰陰的暮霧，鮮紅的晚霞和飛翔的海鳥，沈滯的蘇州河在水門汀的大橋下憂鬱地，煩惱地，悄悄地流着。

僕歐在一間大理石建築物的花園的大門前停住脚，黃銅的大門又高又堅固，緊緊地關着。僕歐

按一按電鈴，歇了半晌，一個漢子從側門走了出來。一聽見是密斯柳，趕快敞開側門，請他們進去。

裏面的花園果然不小，一片青翠的平滑的草埔廣闊地展開，一間華麗的大建築物堂宏地矗立着；園中有一個奇異的噴水池，一個裸體的意大利婦人，開着美麗的小口，露出雪白的小齒，小齒中噴出晶瑩的水泉來。一隻鬃毛的黃狗伏在屋子的階前，伸出鮮紅的長舌頭，舐着柔軟的尾巴。

大廳裏鋪着波斯美麗的地氈，壁上掛着許多雅典的古畫，窗口垂着潔白的窗幔，所有的裝飾都摹做着法國式。一個肌膚雪白，睫毛又黑又長的少女走出來接見淑珍，問明來意以後，即刻將僕歐和看門的人打發走開。

那個少女一聲不響地帶淑珍上樓去，淑珍心裏有點害怕，雖則她早已決定心要嫁給童少爺了。她的眼睛永遠不離開那個肌膚雪白的少女。樓梯亦鋪着柔軟的地氈，兩旁的欄杆帶着華美的彫刻，

——密斯柳，這裏是你的臥房。

少女開了一個房門，淑珍小心地走了進去。裏面很香，裝飾極華麗。

——你的衣服在這裏。

長睫毛的少女開了一個衣櫥，裡面都是極華麗的西裝。還有許多化粧品。少女的聲音好像是蜜蜂聲一般，又輕又弱，但是肥滿的臀部，豐富的乳房，以及輝耀的眼睛，都使她幾乎保不住青春燃燒的飛躍。

過了一點鐘以後，淑珍已換上西裝，穿着橐橐的高跟鞋了。那個少女幫她化粧，在她的眼睛下搽着藍粉，在她的眉上搽着閃光的艷霜，頭髮梳成佛羅里達式，手指和手心都搽着淡紅的胭脂，與剛才進來的淑珍已判若兩人了。

那個服侍的女婢不是別人，正是前天在鶯花樹下偷吻小主人的綠蒂。她的眼睛裡還有點恐懼的疲倦，她對於淑珍有無限的同情，因為她的男主

人所做的事，她大半都曉得。她可憐淑珍，同時亦自憐。

淑珍乘着她的汽車到柳興的家裡去，將自己的幸運告訴他們。她只說她已陞做會計員，廠中既然肯供給她的膳宿，那麼她何苦去拒絕呀？但是她的衣服從那裡來的呢？長七公公看不慣他的姪女穿着這種妖模妖樣的洋裝。

——廠中發出來的。

淑珍咬着嘴唇，鎮靜地說出

——事務室裏容不得人家穿破衣裳。

麗姑曉得，十三份地曉得淑珍所幹的，她只是憂慮地搖她的頭。她不說什麼，當一切的話成爲不需要的時候，何必多說呢？

柳興顯然很高興，還能快樂地大笑，他還是一個“鄉下人”哩。至於九斤兒，淑珍帶來一瓶糖菓給他，他只是坐在污穢的階上一面睜着眼睛望着着，一面喫着甜密的糖果。

淑珍快要走的時候，麗姑才誠懇地說了一句：
——倘若有什麼變故，你儘管回來，我們時時
都歡迎。

——嘿，嫂嫂，說什麼話，我有空就來看看你
們。

淑珍不是不曉得麗姑的意思，她對於她的好
親人不是沒有留戀，同時對於自己的前程不是沒
有憂慮；但是她一想到廠中工作的苦悶，以及一切
的困苦，她不得不決心丟棄了。

十 四

夏夜。蟬聲消失以後，似乎什麼都空虛和寂寞
了。涼風輕輕地吹進窗，唏噓地搖動着微微的燭
火。

黑旋風坐在他那荒涼的房間裏，吹着悲哀的
笛子，他的頭微歪，兩腳蹺在凳子上，眼睛做夢似
的閉着，連他自己亦不曉得在吹着什麼調子，……

他的母親已死了兩年，他既沒父親，連兄弟姊妹都沒有了。有時候想了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不能相信的。

隔壁的王家嫂嫂，年紀很輕，人又長得飄亮，一見到咱家的李大哥，總是含情地微笑。李大哥雖是粗漢子，心裏亦有幾分明白。但是英雄那有做暗事的道理，況且王世良活在世上的時候，亦是李大哥的好朋友哩。

王家嫂嫂近日似乎灰心一點，因為她親眼看過李大哥和淑珍姐在一起走路，并且彷彿還很親熱的樣子。但是今天晚上，她聽見李大哥吹着悲哀的調子，越吹越悲哀，她曉得李大哥有心事了，自家的心裏偷偷地歡喜起來。

她看見床上的小桃早已睡去，便輕輕地吹熄了燈，偷偷地走出房門來。在大門邊偷望了一刻兒，才冒險地走出大門，在李大哥的大門上小心地敲了兩下。

——誰？

隔了半晌，李大哥才走了出來。

——我哦。

王家嫂嫂撒嬌地說。大門早已開了。

——哼，原來是王家嫂嫂，什麼事呀，這樣夜深？

王家嫂嫂很窘迫，一時回答不出來，終於訥訥地說出：

——沒什麼事，不過想來談談。

說話的人不好意思地低了頭，在昏黯的燭光下，露出一副泛紅的面孔，豐富的臀部，充實的乳房，以及淺黃的皮膚，青春的火燃燒着。

李大哥有點明白，但是他早已久仰打虎武松的大名，那有去幹西門慶那種勾當的道理。

——我快要睡了，哼，現在大概是十一點多鐘了，有話明天談吧。……

女的更窘迫，露出懇求的眼線來。你看見她的

胸部不住地起伏着，兩手焦痛般絞扭着。她不曉得怎樣說話。

——我曉得你已勾上了那隻狐狸精。

王家嫂嫂憤憤地說，所謂“狐狸精”者，無疑的，是指着“淑珍”。李大哥亦明白。

——嫂嫂別胡說，你曉得我不是那樣的人。不過，你說她是狐狸精，倒有點不錯。

王家嫂嫂轉怒爲喜，索性走到李大哥的身邊。

——不是嗎？

她撒嬌地一笑，忽然大步地跑進李大哥的臥房。李大哥倒焦急起來，趕快追上去。

——你是什麼意思，你是什麼意思？……

女的早已微笑地躺在床上，將頭藏在枕頭裏。一句話也不肯回答，似乎是在害羞哩。

問了半响，問得李大哥性起，不容分說，便將床上的少婦抱了起來，女的閉着眼睛，動也不敢動；不想李大哥一口氣將她抱到大門口才擲下來，

等到少婦驚愕地爬起身的時候，大門早已緊緊地關好了。

女的又羞又氣，又不敢罵出聲來，裝了滿肚子的恨氣跑回家。想不出李鐵牛真是李鐵牛哦……

李大哥亦憤憤地走回臥房去，在凳子上呆坐了半天，越想越糊塗，越想越生氣。在昏黯的燭光下，似乎什麼都是黑洞洞的。隔了半响，大門上忽然又是“碰！碰！”兩響。

——敢是這隻野雞再來胡鬧嗎？

他啾啾地自語着，不動身。

——碰！碰！

又是兩響，但是這次大聲一點。

——那個狗彘的混蛋？

李大哥一壁嚷着，一壁走了出來，心中很生氣。捏緊雙拳，一口氣開了大門。

——哼，李大哥還沒睡嗎？

一個男子的聲音，似乎很熟識，一時想不起

來。

那男子畏縮地走了進來，神經質呆望着李大哥。到了燭光下，李大哥才認得那人是王八。

——原來是老王，幹媽的這樣夜深？

——哦，哦，一言難盡！

老王神經質地搖着頭，鼠般的小眼睛一瞥到黑暗的角落就戰慄起來。

——你這裏有鬼嗎？

他小聲小氣地問。

——鬼？

李大哥更爲疑惑，出力地搖着老王的肩頭。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哦，哦，你有開水嗎？我渴得要命了。外面真是黑暗得像地獄一般，吁……吁……

客人又是神經質地叫着。喝了兩杯開水以後，才安靜一點，但是全身還是不住地抖動着，眼睛裏還是帶着極端的大恐怖。

——幾月前我聽見人家說你壓傷了腳，真的嗎？

——腳？

客人微笑起來，彷彿對於這個問題很有興趣似的。他詼諧地將左脚一縮。

——現在已經能走路，不是嗎？那麼我怎麼來的呢？但是他們却叫我蹩腳，蹩腳……

客人的面孔枯黃，身體很瘦，聲音亦很衰弱，活像死人似的。

——你相信有鬼嗎？

沈默了半晌，客人忽然神經質地問。

——有鬼沒鬼橫豎沒什麼鳥關係！今天夜裏你真的看見鬼不成？

——吁……鬼！鬼！多麼可怕呀。

老玉將頭埋在手裏，全身不住地戰慄着。

——什麼樣子？

李大哥打趣地問。

——可怕極了。吊死鬼！哦！吊——吊死鬼！長舌頭，紅得像血一般，咿咿地叫着，哦，哦……

李大哥出力地搖着客人的肩頭，忍不住大笑起來。

——你喝了多少酒呢？

——那鬼追着我，兇兇地追着我，我跑了又跑，哦，哦，多麼可怕呀……她要我的命——

——女鬼嗎？

——是，是。

——在什麼地方？

——我——我的家裏。

——你真的看見嗎？

——爲什麼不真的，幸虧我跪下來磕頭，求她饒命——

——嘿，那麼，嫂嫂到那裏去了呢？

——呀——

客人大叫一聲，全身縮做一團，眼睛突出，帶

着極端的恐怖。

——什麼？什麼！？

李大哥倒是喫了一嚇。

——就是她 就是她……

——你瘋了不成？嫂嫂幾時逝世？

李大哥仍舊出力地搖着客人的肩頭。

——就是她，就是她，她吊死了！哦，多麼可怕呀……

——嫂嫂吊死！？

李大哥再喫了一嚇。

——什麼事情？到底什麼事情？

客人忽然沈默了一刻兒。呆望着微黯的燭火出神。搖搖頭，小聲地自語着。

——你曉得，我底老婆是，哼，你有香烟嗎？簡直三天沒抽烟了，哦，哦，……

——恰巧還有一支，抽你媽的去吧。

客人噴了幾口煙以後，將頭向後一仰靠在壁

上，然而接下去！

——你曉得，她平日是一個很好的婦人，哼，當然嘍，要不是這樣，她爲何肯替我養了一兒子呢？就是爲我壓傷了這隻腳啦，我不得不停工，但是家裏的費用完全由她一人獨力支持，爲着我這隻倒霉的腳，哦，不但另要飯錢，還要種種的醫藥費……你曉得，她只是一個女紗工，每天的收入亦是有限的，但是她很勤苦，還去做夜工，哦，哦，想起來，我多麼對不住她呀——

老王神經質地啜泣了起來。兩隻拳頭極力地握緊，幾乎要流出肉汁來。

——你曉得 工廠方面不但不肯津貼醫藥費，連工薪都不肯照發，我的腳是工廠的機器壓壞的，當然他們應該津貼我，但是他們不，不，不——

老王又是神經質地嚷了起來，面孔由恐怖變成憤怒，牙根咬得啾啾地大響着。

——你懂什麼是模特兒嗎？

——模特兒？哼，是不是裸體的意思？

——我“亦”不大曉得。

老王狠狠地噴了一口煙，望着對面的破壁出了一回神。

——大概是裸着體給人家畫的那種玩意兒。

——那跟嫂子有什麼關係呢？

李大哥老老實實是粗漢子。

——起初我亦不曉得，前禮拜我脚復原以後，一跑出門就被人家們喊做“蹩脚烏龜”，到了工廠亦是這樣。散工以後，我一直跑回家，她愉快地跑出來迎接我，不想被我憤憤地推了一交。你曉得，我那時多麼生氣。

——好，你這烏婆娘，在外面幹了好勾當，害得老子還有什麼面目！

——什麼？什麼事？

她還在裝幌子哩。驚愕地爬了起來。

——什麼，什麼，還有烏什麼，我是“烏龜”，那

麼你是什麼？

—— 哦，你別聽人家亂說。

她還很鎮定，還想瞞我。

—— 你這鳥賤人，兒子已經養得這樣大，還幹那種不知恥的勾當，哼，還能笑哩——

—— 到底什麼事，說個明明白白，別這樣黑狗血亂噴人家——

她亦生氣起來。

—— 什麼事！？你還問得出，你這鳥賤人，自從你嫁到老子這裏來以後，老子對待你敢有半點差兒，好不識羞！——

—— 你說，你說，你說，我什麼不“識羞”？

—— 還能倔強哩，哼哼，一不說二不休，老子索性與你這鳥賤人講個明白明白：你當過模特兒嗎？

—— 哦！

我看得出她的眼睛裏帶着驚惶 但是即刻恢

復原本的鎮靜。她不說什麼。

——現在，你這鳥賤人，還有何話說呢？何不再挺起胸膛來倔強呢？爲何不再響一聲呢？哼，哼，哼……

——儘管罵下去好了。完全不想—想你生病時候的藥錢和飯錢那兒來的。

——哼，那個要你愛惜，你倒不如讓我死了還乾淨哩。

——我這樣做亦是萬不得已的，并且對於你亦沒什麼害處，我對待你不是與從前一樣嗎？不是嗎？

她開始啜泣起來，抬起懇求的眼睛瞥我一眼。

——誰希罕你這鳥賤人，什麼鳥一樣不一樣，老子的面皮被你完全糟壞了！

後來我又罵她一頓，我自己亦忘記罵她什麼，不過我記得是很兇的，她只是哭着，求我饒恕，跪在地上哀求。我睬也不睬她。

誰曉得，哦，天呀！

老王又是神經質地大叫起來，將煙頭向燭光兇兇地一擲，露出像要喫人的牙齒，隨即猶笑一陣。

——後來呢？

李大哥鎮靜地問。雖則就是他不問，心裏早已明白，他還是順口哼了一句。老王只是神經質地猶笑着。

現在已經是十二點多鐘了，雖則兩人很疲倦，可是還很興奮。沈默和黑暗統治了一切，李大哥不說什麼，他不願意說什麼，桌上的燭頭已在作最後的掙扎，一閃一閃地發光，映在污穢的壁上，更顯得空虛和寂寞。

——我不敢回家去了。

老王半開着眼睛，咻咻地說，聲調裏有點沙啞，因為剛才太用力的緣故。

——真的有鬼不成？哼，你在這裏住幾天亦

好，養養神，然後回去——

——要我回去幹媽的！我對於人生已憎惡了。我底一生沒什麼快樂，沒什麼幸福，或許有人問你，你到底爲誰而工作呢？你回答得出來嗎？哦，多麼笑話了……

——好好，老王，你要住在這裏，就住在這裏吧，橫豎這樣大的房子空着亦沒什麼用處。

李大哥說了以後，伸起雙手，打打呵欠。顯然有點疲勞的樣子。

——不，我只要借歇一個晚上，明天我就要開始流浪了……我七歲的時候就開始工作，直到現在二十九歲，沒有一天不工作，沒有一天不忙碌，究竟是爲着誰呢？究竟得到什麼結果呢？我還有什麼希望呢？還有什麼——

——喂，老王，你不是有一個五六歲的兒子嗎？

——兒子？

客人的面上泛流過一陣暗影，隨即露齒而笑。

——他，他已被我殺死了，好不痛快，好不痛快，哈，哈……

——你——你殺死你自己的兒子？

李大哥從凳子上跳了起來，不相信地睜着注神的眼睛。老王冷冷地微笑，兩腳交疊起來，他的頭又是向後一仰靠在壁上，眯着淡黃的鼠眼。

——你！你親手殺死你的兒子！？多麼殘忍呀！

——一個孩子，因父母的罪惡而受一生的侮辱，這是更大的殘忍。你想想看，當他在街上走的時候，被人稱做“雜種”，“小兔子”——

——天下總有公理的。

——呸，多麼好聽！公理！公理！我告訴你，廠主就是公理，富翁就是公理，受賄賂的法官是公理，哼——

——無論如何，你總不應該殺死你的兒子 這是犯法！

——我生兒子既不犯法，那麼殺兒子有什麼犯法呢？

——你是天下最大的罪犯！

——而你却是天下最大的獸子！

微微的燭火似乎已經厭倦這種無謂的爭辯，早已點一點頭瞌睡起來了。房中黑暗，空虛，冷靜。

遙遠街燈漏進來的光線又低微又淒暗，望出窗去，依舊還看得見幾顆暗淡的星兒。李大哥疲倦地嘆了一口氣。

——睡吧，將一切交給快要到的明天吧，人生是不可思議的。

兩人隨便地躺下身，夏之夜風輕輕地吹進窗來，在身上撫慰着。老王翻了幾下身便就睡去，但是李大哥的心事却多着哩。

過了半晌，老王忽然喃喃地囁語起來，時而大笑，時而大哭。

——呀，寶貝，你今年幾歲？十歲？不對，不對，

是四歲，懂嗎？一二三四，誰給你糖哇？媽媽？媽媽在什麼地方去燒飯？寶貝，喊聲：爸爸，才抱你，呀，你這頑皮狗……

——幾點鐘了，寶珠？五點？你又要去做夜工嗎？哦，太辛苦你了，你亦應休息休息。倒杯開水給我，謝謝，你待我真好呀，嘿，你瘦了不少，你看看你自己的手，都是骨頭呀。你說什麼：不要緊嗎？難道我比你更緊一點？笑話。你真是一個好妻子。好，再會，不，不，先給我親個嘴，啣……，早點回來……

——寶貝，誰給你這花兒？好香！劉家媽媽？哼，媽媽回來了沒有？沒有。嘿，你哭什麼？人家罵你！？罵你什麼？小烏龜？誰？誰罵你？那一個王八蛋？他為什麼罵你“小烏龜”呢？不曉得。哦，哦，乖乖，別哭。媽媽就要回來了，姆，姆，……

——哦——噢噢——乖乖，你流血呀，誰殺死你？爸爸？我？哭得好悲慘呀，不是我吧？不是我

吧!?媽媽呢?媽媽呢? 媽媽來了,哦,多麼怕死人呀?吐着這樣長的舌頭,噢噢哦,餓了我吧……

——什麼?你們丟下我,走了? 爲什麼跑得那樣快呢?等一等,親愛的寶珠,等一等,好兒子!你們頭也不回,多麼殘忍呀,噢噢哦,鬼呀,吁哦,鬼呀……

接着是一陣極悽慘的哭聲,在黑暗中,在深夜的寂靜裏,這種的哭聲類似荒原墓中的燐火在骷髏中延禮着,或是像黑暗深的林中,忽然聽見鬼燈哥的哀叫一般;就是李大哥這樣的好漢子,也不免冷抖起來。

過了一點多鐘,他還不能睡去,今夜的刺激實在太利害了,他竭力想探討這件悲哀的事應該由誰負責。那個畫模特兒的學生嗎?不是,這與他沒有什麼大的關係。想了半晌以後,他才決定應由廠家的負責。

不錯,機器壓傷了人,廠家應該津貼醫藥費和

生活費；廠家實在太可惡了。大家勞苦地過了一生，爲的是什麼呢？爲着給廠家乘汽車，逛審子，打撲克，壟斷商場，強姦工女，以及其他種種不良的勾當嗎？……

夏天的深夜是陰涼的，輕風在街上躡腳地走着，天空又藍又黑，星兒耀耀。幾朵白雲浮離般在天上彷徨着。遠巷時而有一兩聲睡意的犬吠，打破了大都市深夜的寂靜。

十 五

八月，淑珍小姑娘度過一種很幸福的生活，她那“會計員”是掛名的。她整天都玩着，跳舞着，一直到了厭倦。況且童夢麟實在寵愛她，每隔兩天，就來找她一次。她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她有汽車，金鋼石，真珠，寶玉，最新式的巴黎服，價值五十美金的高跟鞋，意大利的香水，以及她所歡喜的一切。

一天下午，她和夢麟正在花園中喫晚餐，夢麟的父親突然過訪，爲的是些商業的事情。夢麟隨便地將她介紹給他的父親，童怡南那老傢伙，只是將頭一點，一眼不看地坐了下來。淑珍亦曉得自家的位置只是如此而已，雖則有點生氣，却不敢顯露出來。

她小心地打量那個上海商界獨裁的統治者，那妖精又肥又矮，兩隻眼睛又小又尖利，留着一簇人上人的日本髭，面上雖有皺紋，但是樣子還像很康健。他穿着一條淡青色的綢長衫，脚着黑緞鞋，滿身都是強烈的香水味。他的聲音有點粗嘎，時而咳嗽。

——這次的事情我已和工部局磋商好，并且國府方面，亦早已派人去運動，大概是一帆風順的。至於海關方面，有辛博森在那邊，一定不會發生什麼阻礙。我們這次的運動費雖則花了七八萬元，但是至少可以得到十五萬的贏利……

做父親的抽着一支上等雪茄，淡藍的雪茄煙圈隨風飄散，兩腳交疊地坐着，每每以頭部的旋轉來加重他的語氣。說話是商人式的，時而小聲，時而大聲，雖則這却是與自家親兒子的談話哩。

做兒子的喝着——瓶冰凍的汽水。似乎心不在焉地聽着父親的話，當父親的禿頭旋轉的時候，他那對活潑的眼睛亦跟着旋轉一下子，在父親滔滔的話流中時而插入一兩句順口的話。

做小媳婦的淑珍小心地聽了半晌，還聽不懂他們談着什麼。似乎是一樁秘密的賣買。可是能夠大大賺錢的。今天晚上，她穿着一套最時式的西裝，身上只披着一條短短的紅色絲絨外衫，下身是一條印花紋的長套裙，在薄暮黃色的惆悵中，不能不算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她畏縮地坐在一邊，露出雪白的皎齒在咬着指頭。

父親的話隨即轉向“米價”，這兩個平庸的字起初在淑珍的腦中祇留下很淺薄的印象？但是一

聽到可以得到數萬元的贏利，她即刻注神起來。

——當然，省政府的公文需等到明天才會送到，我早已向老虞通融好，我答應給他抽十份之一的油水，你看，又是一匹錢——

——前天我聽見有誰向省政府請願，不曉得是否是真的？

——你管他是誰向省政府請願！省政府若沒玕璫玕璫的“袁世凱”，早已拍賣老婆了……

——報子說我們是奸商，什麼操縱米價——

——你聽他們放屁，他們敢指出誰是奸商嗎？這方面你儘管放心，我早已叫老戈去安置，保你沒有一粒米淪出倉來，哈·哈……

綠蒂捧着一盤的蘋菓走過來，鮮紅的蘋菓在美麗的銀盤上映出一種動人的異國的情調。夢麟最討厭男侍者，所以服侍他的人多是年華二八的女郎，並且必須是活潑可愛的。

——爺爺，喫蘋菓嗎？

老頭子搖搖頭，偶然瞥淑珍一眼，似乎有點驚愕。

——哼，密斯，貴姓？

——剛才我不是早已介紹給你過？

做兒子的有點不識趣。

——奴就寒姓柳。

——什麼學校的畢業生。

——聖瑪利亞。

夢麟搶進前去回答，向妻子偷瞥了一眼，妻子點點頭表示同意。

——是不是梵王渡那間外國尼姑庵？

父親好像故意要打趣，三人都笑了起來。夢麟再補充一句：

——那兒的校規實在很嚴厲的，但是學生大多是好的。

過了半晌，父親的話又是轉向商務那方面去了。父子兩人親熱地談起金價銀價等等，淑珍實在

有點不耐煩去聽，但是又不好意思走開。

她望望蔚藍的天空，暮色蒼茫，晚霞早已消失，小蝙蝠低低地飛着，遙遠大建築物的輪廓鮮明地劃着天空，夏天已在樹葉的蕭索中瞌睡了。

隣園有一陣動人的凡娥琳聲，隨風飄蕩，時遠時近，似乎是在拉着 Holy Night，過一刻兒，好像却是一支西班牙的小曲，時而低微，時而激昂，忽而又像母親的催眠歌，使寂寞的淑珍憶起早日日的童年，童年糊糊的記憶向她底心泛流過來，她彷彿以爲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躺在母親的胸前半睡着，在薄暮的寂靜中，她依稀聽見母親溫柔的催眠歌！……

——淑珍，你疲倦了嗎？

——噢。

淑珍喫了一驚，一睜開眼睛才曉得自己是睡在花園裏。夢麟伸手撫着她的頭髮。

——你的父親呢？

——滾蛋了。你討厭他嗎？

——有一點。

——噢，你這大胆的好媳婦！

——可是你呢？

她給他一個長長的接吻。

——我們到月華飯店去好嗎？

——誰高興那種無聊的跳舞。

淑珍的嘴雖是這樣說，早已站起了身，跑到化粧室去重新修飾一會；半點鐘後，這對半公開的夫婦便在騷動的跳舞裏了。

他倆揀了一隻較為清靜的桌子，傍着一個大窗，夜風陰陰地吹着。跳了一回舞以後，似乎仍舊是有點不舒適；舞女憨笑的聲音，樂隊騷亂的Jazz，酒味煙味混雜的空氣，強烈刺眼的電光，袒露的胸與大腳，少女燃燒的眼睛，這一切對於淑珍都已變成平庸和有一點討厭了。她歡喜一點什麼新的 有刺激力的。

——你有朋友嗎？

——朋友？

夢麟呷了一口香檳，放下酒瓶才接下去。

——太多了！都是些很討厭的東西。開口是“袁世凱”，閉口又是“鈔票”，好不討人厭，我故意避開他們。

——我的意兒是你這裏有朋友沒有？

——這裏？爲什麼沒有，不過仍舊是討厭的；尤其是那些舞女——

——男朋友有嗎？

——你要他來做什麼？大多蠢得像牛一般——

——那麼有學問的——

——呸，有學問到什麼地步呀！

——譬如大學生。

——大——學——生——哦……

夢麟將頭向後一仰，嘲笑地唸出這三個字，隨即伸出兩隻指頭來敲桌子。

—— 藝術家專門畫年輕的模特兒，一看到女人，就像餓鬼一般，至於文藝生呢？肚子裏盡其量也不過是學胡適之幾句狗屁不通的“新名詞”，青春的 Romavel 啦，安那琪主義啦，人道主義啦……

—— 哈囉，密斯脫童。

一個大學生模樣的青年忽然走近來。

—— 怎麼，老張？你幾時回來的？

—— 昨天夜裏。哼，這位密斯貴姓？

夢麟站起身介紹一回，於是三人再坐下來了。據丈夫的介紹，淑珍曉得這個飄亮的青年是上海大學的畢業生，一個“都市文學家”，帶着一副熱情的藍眼睛，聲音很響亮，所有的姿勢和舉動，無疑的，是在摹做着范倫鐵諾。就是他的名字。亦很有詩意：張流痕。

流痕的話很有趣，常常引起人家的大笑，當然，尤其是女人們。他請求淑珍同他跳一回舞，夢麟不說什麼，淑珍自然不會拒絕的。

在跳舞中，他不斷地贊美淑珍的美麗，淑珍不好意思地低着頭，雖則她底心裏很歡喜；同時她亦很佩服對方脚步的自然和諳熟，況且眼睛又是那樣熱情的哦。

淑珍姑娘從婢女綠蒂的話中，已得到許多關於丈夫的暗示，她曉得丈夫是一個多愛主義者。同時，從自己過去的經驗中，她能夠斷定丈夫對於她全無愛情，只是肉體的追求罷了。

她的物質享用已經够了，她需要一點精神上的愛撫，一點點，一點點亦好。有時候，在最煩悶中，她每每想起那個愛她的李大哥，最低限度，她曉得他是實在愛她的。

——你很可愛……

流痕忽然低下頭來輕輕地說。淑珍含笑地瞥他一眼，仍舊有點不好意思。

在白色電光交流之下，樂隊騷動地拉彈着，旋律的脚在光滑的地板上浮流着，火般的嘴唇和燃

燒的眼睛，豐富的臀部和高聳的乳房，半裸的大腳和斜倚的肉體，青春的沐浴和浪漫的陶醉，黃色的抖動和緊張的空氣……

十 六

傍着蘇州河的支流之 Villa Rio-Rita，一支騷動的 Saxophone 正在亂吹，白衣的僕歐敏捷地有禮地飛來飛去，完全沒露出魯莽的樣子。香檳酒紅着臉在綠色透明的玻璃杯中泛流着。

現在是薄暮，深秋的氣息在樹葉中躡足地走着；樹蔭下的人們，似乎還未覺到，仍舊笑着，低話着，或是喝着酒。空氣裏充滿着汗味，香水，酒精，粉氣的混合物，人人都陶醉於夢般飛躍的興奮中，病人般黃色的燈光倒照在黑黝黝的小河流上，河水悄悄地流着。

傍着河，在較為僻靜的一個角落裏，一對年輕的男女親熱地坐着，鋪着白色巾的桌上放着三只

空的啤酒瓶，女的眼睛燃燒地發焰，男的脈脈地微笑着。

——在香港的夢麟，真的連夢也想不到有這種的幸福吧。

男的得意地說。

——唔，你別替他悲哀，天曉得他在香港有幾個女人哩。

女的托着顫，默默地望着遲滯的蘇州河。聲音裏有點激昂，或許因為酒喝得太多吧。隨即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不爽快嗎？我們再跳舞——

——誰高興！實在有點討厭——

——人生何不是這樣呢！？

男的亦是一個感傷主義者。這幾天他正在讀着少年維特的煩惱，在夢中，每每將女的當做綠蒂。

——跳舞簡直是癲癩病，使人的神經的麻痺，

結局仍舊是煩悶。哼，流痕，你結過婚了沒有？

——結婚？

男的談諧地搖搖頭。發燄的眼睛開始向對方容易受驚的明眸射擊。夜風陰陰地拂面。

Rio-Rita

Senor-Rita

When you are nearer

Life is completen

.....

留聲機逞直着喉嚨，在郊外薄暮綠色的寂靜中，動人地唱着。樂隊似乎在休息，像黑黝黝的蘇州河般遲滯着。

——划划船玩好不好？

——你懂得划嗎？不要弄翻了船——

——唔哼。你放心。

兩個緊偃的人影，在葡萄樹蔭的小碼頭上下船。船裏很濕。

——我底一生，從來沒像今天這樣快活，

男的默然，槳聲在寂靜的河流上，發出很優美的節奏。隔了半响，忽然感傷地喝起“Tu the cradle of thre deep”來。

女的兩手托着顫而傾聽，在夜陰裏，黑暗濛濛地包罩着一切；淑珍白色的衣裳微微地發光，像是一個虛誠的少女，垂着頭跪在神聖的墓前，默然莊嚴地懺悔着。

⊙ 遙遠都市的騷亂在這裏已經完全不能聽見；河的對岸，是黑黝黝的農田，田上似是稻的植物被風吹得沙沙作響，波紋般地起伏着。月亮還沒上來，天上只有幾顆淡淡的小星。

——老實說，你歡喜夢麟嗎？

——哼哼。不過不愛他罷了，他那廣闊的肩膀和微鬢的頭髮倒還有點可愛，只是性子有點太魯莽，脾氣又不好，當然，他是不敢向我發皮氣的，但是看他那樣子對待別人，實在有點使人厭惡，況

且又是一個多愛主義者——

——多麼不知足！

男的附和一句，要不是在不透明的黑暗中，你一定看得見一副陰險的微笑。

——不過他的寵愛我已夠算好了，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但是爲着什麼呢？當我年老的時候，當我的顏色消褪的時候，當我的青春幻滅的時候，他要怎樣待我呢？我害怕，我實在有點害怕……

男的仍舊默然，心裏暗暗地歡喜，時而插進一兩句順口的話；在黑暗中，仍舊是一副陰險的微笑。

——我需要真實的愛情！

女的終於說出來了，兩隻雪白的小手在黑暗中絞扭着。聲音是微抖的。

—— 嘔哼嘔。到岸了。

在舞廳裏仍舊是緊張和混濁，騷亂的 Jazz 瘋

狂地叫着，綠色的燈光在平滑的地板上投下搖動的倒影，闊的洋褲子和肉感的大腳，燃燒的嘴唇和熱情的眼睛，高聳的乳房和肥商的禿頭，長頭髮的藝術家和高臀部的賣春婦，一切都是錯雜的，瘋狂的，騷動的。

——跳吧！

流痕着魔地叫着。

——青春的飛逝是迅速的哦。

淑珍重新振作起來，你看得見她底心亦在燃燒着，於是這羣黃色的搖動的“肉堆”，增加一支生力軍了。

——流痕！

——什麼？

——放鬆一點，規矩一點吧。

男的俯下頭來，看見一副含情脈脈的微笑。在微彎細小希臘式的鼻子下，是兩片不榴色燃燒的嘴唇，唇下是非常優美的，鵝般雪白的頭頸。

——你的頭頸真美麗呀！

——美麗不是永遠的。

女的含意地低語，含意地微笑。

——永遠就沒有美麗了。

——哼，又是杜威博士哲學的臭味！你會見過綠珊夫人沒有！

——當然，從前是同學的。

——噢，那麼你和她很熟識吧。聽說很美麗是不是？

——但是沒你這樣美麗。那兒及得到你！

——胡說！

聲調雖則是生氣，但是亦有點得意。

——夢麟到香港去，究竟爲着什麼事情？

——天曉得！據他說是去清帳，那邊又有戰爭，我勸他別去；但是他說越有戰爭越可賺錢——

——他做生意的本領真是了得。

——除此以外，別無它長。

淑珍恨恨地說，又是含意他瞥對方一眼。燈光錯雜地點在她那大理不般蒼白的前額上。

他們緊促地走出 Villa Rio-Rita 是十一點多鐘了，夜風陰陰拂面，渡船的撐篙聲輕輕地響着。月亮光輝地照着寂靜的河流，天上的羣星繁耀。

——現在呢？

男的小心地問，駕着車機，迅速地開向愚園路去。

——回家。

女的咬緊下唇，又是向飄亮的男伴瞥了一眼；無疑的，她還在等着對方說出一個字，爲什那個字，她可以犧牲一次。

——夢麟幾時回來？

男的還有點躊躇，小心地注視着對方的神情。

——哼，大概後天吧。

回話的人，心裏亦有點焦急，想不到男子竟然

這樣小胆。她望望路傍輪廓糊模的建築物，隨即再帶着懇切的眼睛望着身邊的男子。

其實男的並不是小胆。這種事情早已成爲他的家常便飯，唯一使他躊躇的，只是良心上的譴責，因爲夢麟是他多年的好友。況且不久他就要和別一個女人結婚哩。

曾經在一個時候，他是一個很善良的青年，很自負的青年。在那一次轟動全國的五卅慘案中，他是站在示威隊前列的人物。他對於一切愛國運動都很熱心，備受全校師生的稱贊；但是離開學校不到一年以後，早已變成一個無恥的，墮落的，金錢與肉體的追求者了。正像五卅以後一般的大學生，成爲姨太太的玩物了。

當然，像普通一般大學生的遭遇，他亦曾有過一次甜密的初戀。初戀淡青色的記憶似乎是永遠不能磨滅的，牠每每在冷靜的咖啡店裏，夜闌人散的歡宴上，安息日遙遠教堂的鐘聲中，像海燕般掠

過他底心，一對憂愁的天真的眼睛，即刻在面前出顯，一種天鵝絨般的聲音在那邊輕輕地訴說，還有面頰上的珠淚哦……

到了童家花園的門口，女的失望地嘆了一口氣，將披在身上的大衣拉緊，便就走下車來。在黑暗中，男的看得見對方蒼白的前額和閃爍的哀怨的眼睛。

—— Good-night

—— Good-night

女的橐橐的鞋音在花園中消失了，男的似乎有點懊悔，恨恨地將半截的雪茄向路傍的電燈桿擲去。

夜是陰涼的，已經有點冷意了。海濱吹來的東北風在都市的各處飄蕩着，落葉蕭索，像是嘆息一般，哦，秋深了……

第二天，流痕再也忍耐不住了，在床上躺了半點鐘，看看契訶夫的小說。對於平日所崇拜的契訶夫，不曉得爲着什麼，忽然覺得憎惡起來。

一望出窗，青翠的樹葉已經有點帶黃，似乎故意要給他曉得青春如梭地飛逝；現在既是煩悶，索性給它煩悶到底吧。

經過幾番躊躇以後，他終於突地走到電話機邊去了。

——哈囉，是童公館嗎？

——是。

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流痕認得出那是誰。

——淑珍，是你嗎？噢，你底嘴過來。

——什麼意思？

對方顯然有點疑惑。

——你曉得，我多麼愛你！……

——噢，真的嗎？你底嘴過來！……

兩個嘴放在遠隔的兩隻收音器上——都市的

談諧。電流的接吻——

——我們今天再在昨天的地方聚面好嗎？不？
爲什麼？生氣了麼？那兒太騷鬧？那麼——

——你到我家來好嗎？……

——噢，darling，那不行，他們會曉得的。那麼，我們在戲院裏相會好不好？哼，你歡喜那一間呢？卡爾登？好。我替你定座位，我在門口等你。兩點三刻好不好？什麼？太熱嗎？那麼五點一刻吧。千萬不要忘記哦！什麼？你還沒起床了噢，多麼懶惰！不要失約呀！……

——再見，你底嘴！

女性可愛的聲音隨即消失，男的還是拿着聽筒不肯放，他的眼睛看見充實的乳房，豐富的臀部，初醒惺鬆的眼睛，鬆亂的短髮……

從窒息的戲院出來的時候是七點多鐘了，男的將女的硬拖到一間咖啡店裏去。今天天空陰暗，秋雨霏霏地落着。

這間藝術化的咖啡店並不爲着下雨而減少生意，還是很熱鬧，但是比舞場較爲平靜點，因爲客人是“藝術化”的。從淡紫色的天花板一直到蝴蝶般的侍女，浪漫的藝術氣味瀰滿着。有戴紅色 French-cap 的少女，有莊嚴的大學教授，有長髮披肩的畫家和詩人，有短褲子的新聞記者，有豬似的外國水手，有沈靜的獨身者，有藍眼睛的高等賣春婦；……

他們坐下來的時候就聽見一片騷亂的笑聲，三四個大學生向一個年輕的侍女在調笑。

——不行，一定要給我一個 Kis！

——別胡鬧，別胡鬧！

那個侍女顯然是新來的，面孔漲得很紅，在一個青年的手臀中掙扎着。

——一個 K ss 算是什麼！

旁邊一個畫家模樣的學生亦在嚷着。淑珍有點埋怨地瞥流痕一眼。

——怪討厭！

男的默默一笑，用手猛力地敲着桌子。淑珍倒喫了一嚇。那個侍女到這時才能從青年的臂上掙脫出來，趕忙跑到流痕的身邊。

——先生，什麼？

——啤酒。

那三四個大學生似乎有點生氣，好好一個Kiss，却被人家搶走！他們睜着眼睛望望流痕，曉得是上等的gentleman，不敢過來胡鬧，隨即着鼻子滾開了。

不久，那隻桌子又有三個青年來承接，一個要黑咖啡，一個要牛乳，一個要汽水。多麼滑稽！

——聽說這幾天革命軍很佔優勢。

中間一個瘦削的青年小聲地說。

你關它媽的！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這幾年來索性連報子都不看，實在太無聊了。

說話的，略帶鼻音，彷彿又是一個詩人。

——我們到這裏來不談國事吧。哼，老徐，你的事情到底怎樣了？

——不行，不行，麗珍這隻小狐狸精非常倔強。

鼻音的青年又氣又恨地說。

——我不是老早告訴你過，她亦是秤金錢的女孩子。她跟天寶銀樓那個江小萍打得一片熱，你曉得，那是爲着什麼呢！

——女人都變成這樣子，中國那有不亡的道理！朱麗珍這隻小狐狸精不曉得顛倒了幾個——

——我倒不贊成，女人是女人，國是國，空卽是色，色卽是空！

那個瘦青年又是啾啾地哼着。

——只有你那個革命黨才不是空！放屁！孫中山，列寧，馬克思，屁，屁！

——你別胡鬧，虧得你亦是常聯會的執行委員！并且還讀了五年杜威博士的臭哲學！……

喫晚餐的淑珍只得再將左耳塞住，眼睛望向
右邊去，那邊桌子上坐着兩個莊嚴的大學教授模
樣的上流人，一個留着仁丹鬚，一個戴着夾鼻眼
鏡，一望而知是外國留學生。

仁丹鬚的正在讀着一本黑布皮的書，戴夾鼻
眼鏡的那個肥教授似乎有點不耐煩。

——你想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可能的嗎？

——當然，絕對不可能的！那只是列寧們的空
想，譬方叫清道夫，苦力來執政，那簡直是笑話了。

說話的人，洋洋地模一摸仁丹鬚。

——哈囉，獨特王；哈囉，獨特楊，一個中年的
人忽然闖了進去，身上灑着哥龍治的香水，連相隔
頗遠的淑珍亦聞得見。

——喫點什麼，先生？

剛才那個被調戲的藍蝴蝶，侍女飛也似的跑
過去。眼睛紅腫，似乎是剛剛哭過，況且聲調裏有
點嗚咽。

——看“你”有什麼？

中年人調戲地說，

——哼——

初出茅廬的侍女又窘住了，不知所措地閃爍着她即對驚惶的眼睛。還是那個莊嚴的仁丹鬚的獨特王較爲慈善一點。

——香檳好嗎？

——唔哼。姆。

驚惶的蝴蝶再飛到酒吧間去了。

淑珍瞥流痕一眼。男的睜着發燄的眼睛在射擊。她不好意思地避開，將一塊布丁一塞進口，便再去聽聽那些大學教授的高談宏論。

——那麼貴校這一學期是大大賺錢的了？

戴夾鼻眼鏡的教授帶着英國牛津大學一種倨傲的姿勢向中年人問，

——當然，你們呢？

——却剛剛相反 唉……

——所以我極力主張將原本的計劃改變改變！

中年又帶着一種勝利者的口氣接下去：

——那很容易，只需像小弟略施小技，包你利市三倍！

——領教，領教！

——第一點是多多招生，凡來投攷的，一網打進；第二點是多送一點錢給胡適之博士這一類的名流，請他們做個名譽教授；第三點是多招女生，你們曉得，現在是什麼時代，第四點是關於校規的方面，外嚴而內寬，對於男女社交不妨 Ninety per cent 地公開。只此四點，包你們“一見生財”，哈哈！

——這幾點都很好，獨特王你以為怎樣？照康德主義的立場——

——啲哼。來季實行看看。

說罷又是摸摸他的仁丹鬚，剛像他在教堂裏

讀聖經一般，鬚的上面是一顆微紅的鼻子，鼻子上是一對又慈善又陰險的眼睛。

咖啡店的空氣是淡紫色的，閒適的，沈靜的；假如你是一個獨身者，坐在僻靜的角落裏，喝着一杯濃咖啡。或是抽着一支香煙，雙手托着頤沈思地聽着街上的細雨，而在紅綠的華燈下追求着舊的記憶，那或許是有點悲哀的吧。

固然，倘若你是一個年輕的賣春婦，疲倦地緊偎在一個外國水手的身邊，陪着你那討厭的主顧狂喝着啤酒，狂抽着煙，並且還須時時微笑，時時回答那種淫污的問題，那麼，或許是有點煩悶吧。

可是，你若像流痕這樣幸福的人，他的身邊坐着一個年輕的美麗的貴婦，他的身邊有鬢曲的佛羅里達式的黑髮，有大理石般潔白的前額，有蘋果般鮮紅的面頰，有青春燃燒着的眼睛，有富於彈性的櫻桃般的嘴唇，有天鵝般又柔輒又優美的頭頸，有充實的，使畫家發狂的 使詩人憂傷的乳房……

并且又有這樣優美的聲音，高貴的姿勢，含羞的淺笑，發燄的眼光，那麼，誰不會快活呢！？

餐事用完以後，他們走出來的時候，淑珍看見那個藍蝴蝶的小侍女在酒吧間偷偷地哭，傍邊站着一個似乎是店主的肥漢。

——不，不，我一定不！

侍女歇斯迭里地叫着。

——你這小妖精倒這樣倔強，一個夜裏十元錢還不满意嗎？

——一千元我亦不幹！即是恥辱的！

——……

以後的話淑珍雖則沒有聽見，但是她早已明白。流痕似乎是在想着別的，抽了一口很長久的香煙。

天上還落着霏霏的細雨，街路迷離地映着商店的倒影，遙遠大建築物在濛濛的暮霧中露出模糊的輪廓，天空是銀灰色的，好像很沈重似的。

——現在呢？

要開車的時候，男的帶着一種神秘的口吻問。
女的瞥他一眼，不說什麼。

——我們還有許多話要談談。

男的自語似的說，車子隨即開了。直到一間大旅館的門口才停住。

在一間六層樓的房間裏，淑珍安靜地靠在窗上，天已黑了，海上輪船的鐘聲沈重地緩響着。樓下的街上，雖則在雨中，還很光亮；“黑匣子”的行列像龜似的爬着，觸燈溜來溜去。夜雨霏霏地落着。

十 八

夢麟從香港回來以後，就決定扶淑珍做正房的妻子；不久以前，綠珊夫人因難產而逝世了；據 Saint Louis 的女看護婦說她是背了雪萊的夜鶯曲然後斷氣的。

但是“扶正”的事情并非極簡單，還須得到公公婆婆的同意，夢麟雖則是極“開通”的人，對於這一點，還認爲人倫大道。幸虧事事都有綠蒂暗中的指點，好容易才成爲一個堂堂宏宏的正房妻子。

至於報紙方面，自有夢麟的秘書去安排，幾乎每種報子都刊載夢麟“續絃”的消息，在許多恭維淑珍女士的文章中，都有她的一張玉照，并且還捏造許許多多光榮的銜頭哩。

但是都市文學家朱流痕的對於淑珍，却亦不因爲自家的結婚而決絕；他們還時時秘密地幽會着，像普通大學生對於官僚，政客，富豪，的姨太太一般。

有時候，在深夜裏，在夜霧的迷濛中，在寂靜中，淑珍獨自一個人在花園中散步，道德的觀念每每不安地浮上心來。爲什麼自己墮落到這樣的地步呢？這是“墮落”嗎？夢麟不該算一個善良的丈夫嗎？不滿意嗎？爲什麼還常常和別個男子幽會？肉

體的追求？浪漫？……罪惡？淫婦？……

但是當她再在騷鬧的舞場裏，或是在別個男子強壯的手臂中，她再屈服了。那是“愛”嗎？不！不！那麼是什麼呢？……

一個天朗氣清的下午，綠蒂走進來說外面有一個襁褓的孩子要見她——孩子的名字是九斤。淑珍很窘迫，雖則房子裏沒有客人，可是若給一僕人曉得，那就更糟了。巧慧的綠蒂懂得她的意思，於是就細聲地說：

——太太，我秘密地帶他進來好嗎？

——好，你真乖覺。

女主婦快活地微笑，綠蒂隨即飛去了。過一刻兒，九斤兒畏縮地跟着綠蒂走了進來，睜着黑溜溜的大眼睛，驚惶地望來望去；一看到淑珍，似乎很驚愕，一聲亦不敢響地，呆呆地站着。

女主婦向綠蒂搖一搖頭，綠蒂即刻走了出去，順手將門關好。外房裏只剩九斤和她兩人了。

——好呀？九斤，不要怕，過來一點。

女主婦溫和地說。孩子還是有點驚愕地，緩緩地移動着腳走近來。還向四周探望看看。

——家裏的人都好嗎？

——大家都平安。

淑珍從桌上拿下一小匣的紫古力糖，方塊的糖包在閃光的錫箔裏，上面還配着紅色青紋的紙條。

——你現在還在賣報子嗎？

——是的，三姑。

——快活嗎？

——很快活。

孩子嗅着糖，面上勉強造出一個微笑，淑珍曉得他是“撒謊”。

——你的媽媽還在工廠裏做工嗎？

——是。

——你的妹子會走路不會。

——能夠走一點。

孩子很歡喜人家提到他的妹子，他愛他的妹子，幾乎更甚於他的父母。

——她還能叫媽媽，爸爸，實在很可愛，她還能叫我呢。

——叫你什麼？

——哥哥。

孩子摹倣妹子不大正確的叫聲，還做了一個滑稽的姿勢。

——噢，你倒做哥哥了。

九斤剛進來的時候是帶着一副驚愕的面孔，隱約地帶着幾分煩惱；但是現在却大大歡喜了。他小心地望着淑珍的服飾，他似乎很奇異。

淑珍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但是又不好意思開口問，談了半晌，才拉上題來。

——李大哥近來怎麼樣？

——還好。還常常到咱們家裏來打聽三姑的

消息。

孩子質樸的答語使淑珍有點不好意思。

——他仍舊在那工廠裏嗎？

——哼，他現在到爺爺那邊工廠裏去了。

——噢，那麼爺爺現在已經不拉黃包車了嗎？

——是的。

隔了半晌，孩子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似的，面上露出躊躇的神情來。

——什麼事？

淑珍曉得九斤的過訪不是無因由的。

——我剛才忘記對三姑說，前天公公撞傷了脚。

——什麼？

淑珍從沙發上跳了下來，驚愕地問。

——被汽車撞壞了左脚，

——汽車？什麼汽車？誰的汽車？在什麼地方？

——在馬浪路。

——公公脚斷了沒有？現在在什麼地方？

——同仁醫院。脚沒有全斷。血流得極多，真可怕呀……

孩子好像要哭出來的，同時亦好像很憤然。

——開車的人怎樣賠償損失？

——沒有！

孩子緊咬着牙根。

——沒有賠償！？

——捕房不理，他們說是公公自己不好，但是據一同走的人說，汽車連一吹一次警笛都沒有，況且又在轉彎的地方。

——捕房不理！？誰的汽車？

——我不曉得。

——什麼號數？

——一零零零六。

——噢，姓杜的是不是？

——大概是吧。據說是什麼捕房的華董。

——對了，對了。多麼可惡！

起初淑珍頗憤然，但是一想起自己與長七公公的關係若洩露出來，那不是受到更大的創傷嗎？

——腳撞壞不要緊，還需要藥費，房間費——
孩子不安地吶吶地說。

——那麼你是特地爲這事來找我的嗎？

——是。

孩子睜着注視的大眼睛。

——那麼你們是想借點錢是不是。

——是。家裏已經很窮——

——我不曉得，這拿你去。一百元錢。小心藏好。

——喔，太多太多了，以後我們沒有力量還你。

——你這小頑皮！我現在不算是“我們”了嗎？用不到你們還的。

——真的嗎？

孩子又驚又喜，雙手小心地捏着那摺鈔票，隨即迅速地謹慎地放在襯衣裏。

——還有這個。

淑珍將那匣紫古力糖給他。

——噢，我不曉得怎樣謝謝三姑。

——好孩子，現在回去吧。

——好。

——哼，慢一點，你回家去對媽媽說我這幾天很忙，我若有空就去望望公公和你們。別忘記呀。

——記得的。

淑珍按按鈴，綠蒂隨即進來帶孩子出去。剛剛走到門口，淑珍忽然跑近去。

——等一等，九斤。

——什麼事？三姑。

——你自己一個人來嗎？

——不，王二哥拉我來的。

——王二哥？那一個王二？

——王家媽媽的兒子，那個爛頭的——

——噢，我倒忘記了，那很好。路上當心呀。

孩子歡天喜地走出去了，過一刻兒綠蒂再走進來。面上總是笑。

——笑什麼，你這歪嘴丫頭。

——他送我一塊紫古力糖，我不要。他再送我一塊，我看他很窘迫，只得收了下來。你看這不是很好笑嗎？

——他是一個很乖覺的孩子。

淑珍自語着，深思地凝視着窗外遙遠的天空，白雲緩緩地浮動着。

十 九

因為家中忽然減少了長七公公的收入，大家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柳興拼着命亦去做夜工，日夜都在煤屑汗味之中，極少休息的時間；不到幾天，身體上顯然已瘦了不少。麗姑很憂慮，很會體

貼丈夫，不像初到上海來那時候了；二年來辛苦的勞働已將她磨成一個有鐵般意志的婦女，對於世上的一切已有正確的判斷力。

對於淑珍的幸福她并不羨慕，反而倒替淑珍很担心；因為她曉得百萬富豪的心是反覆無常的，尤其是那些年輕輕的風流鬼。況且當一般的婦女還在度着極辛苦的生活的時候，她獨自一個人像淑珍那般舒適，似乎是不應該的。

從長七公公被汽車撞傷的事件中，她學習到，並且促進了她那階級意識的自覺，於是她才認識那種有危險性質的工會是什麼，牠的目的是什麼，牠的任務是什麼，牠有什麼權利，她有什麼勢力。當然，在這時候，廠中已有許多革命黨的宣傳員，秘密地組織着各種團體，暗中煽動着。所以，在極短促的期間中，她已加入工會工作了。

雖則李寶章的大刀隊在各處巡邏，雖則孫大帥逆黨格殺勿論的廣示遍街皆是，雖則廠家用更

殘暴的手段對付工人運動的領袖，雖則每日有十人以上的同志被鎗斃；雖則報子上只是刊載革命軍失敗的消息，工會領導的鬥爭仍舊是不撓不屈的。

咱們的李大哥老早就是工會的會員，好幾次勸柳興加入，柳興總是含糊置之，直到這次父親被撞傷的事件發生以後，他才實覺到統治階級和資本家的可惡，他才明白大家爲什不需要工會，以及工會是爲什麼而存在的。

在工廠裏，他是一個很勤的工人，在工會裏，他是一個很忠實，很熱誠的會員，雖則他沒有許多空閒，他還是到工會去聽人家的演講；當然，有許多新名詞是他所不懂的，但是演講完結以後，有人會解釋給他聽，他才曉得什麼是革命黨，革命軍是民衆的軍隊，大家應該竭力擁護的。

對於這一切，李大哥比他熟識得很多，李大哥是識字的，能看看三民主義這一類的書籍，現在他

已是小組長了。在星期日的下午，他不再吹起悲哀的橫笛了，其實，他連這種空閒都沒有哩。雖則，有時候，還能憶起淑珍，那不過是偶然的罷了。

至於九斤兒，他已成爲一個很能幹的小革命黨員了，他在各處販賣着報紙，同時亦散發革命黨傳單。他曾被捕一次，但是兩天後就放出來，因爲捕房將他看做“愚蒙受欺的小孩子”。

在家裏，麗姑每每以那種從別人處聽來的革命理論解釋給九斤兒聽，她希望他成爲一個革命的兒子，因此，九斤兒對於階級的鬥爭亦有相當的認識。所以那次的被捕只是反而鞏固了他對於革命黨的信心。他在獄中，曾親眼看見革命黨員受到怎樣殘酷的虐待，在獄中，他看到黨員勇敢無畏的精神，他曾親眼看見女黨員被典獄的強姦，他曾親眼看見統治階級怎樣毒殺獄犯……

紅綠色的華燈，輝耀地照着一切。人們笑着，叫着，唱着，來慶祝柳淑珍夫人二十二週年的誕辰。

在這廣闊的大廳裏，聚集着全上海中西社交界的英俊。空氣裏瀰漫着強烈的香水味，同時亦帶着一種上流社會淡白色的嚴肅。

二十二歲 撒謊!) 的淑珍夫人——現已成爲社交界獨裁的統治者——披着黑色的大禮服，傲然地走來走去；未嫁的少女們一看到她就羨慕，已嫁的雖則是嫉妬，亦不敢袒然顯露出來。與其說這些客人是來慶祝女主婦的生辰，倒不如說大家是到這裏來較量各人的服飾。

有巴黎裝的少女，有見人就問的記者，有某領事館的外教科長（誰不曉得一個大銀行家的妻子與國際之邦交大有關係哩）。有矮肥的饒舌婦，有德國臘腸似的資本家，有畏羞的少女，躲在暗角裏，睜着黑溜溜的大眼睛……

當然，我們的都市文學家朱流痕，是不會缺席的，還帶來他那丁香花色的嬌妻——一個怪裝的女畫家。她一說起話來，總是插入一兩句法語，當人們聽不懂的時候，你就看得見她的眼睛裏閃耀着有趣的驕傲。

雖則夢麟沒有來，淑珍亦不以爲意，她有她的好情人哩。據夢麟說，他是要去參加一個商務的緊急會議，因爲這幾天的形勢大大不佳，革命軍已迫近上海了。孫大帥似乎已經一敗塗地，可是還在派捐勒餉，彷彿預備要滾它媽的了。

冬天的風在窗外兇猛地吹着，電線嗵嗵地響着，被飢餓與寒凍所吞嚼的勞働階級正在準備一次流血的鬥爭，各處的空气都異常地緊張，希望的火醞釀地燃燒着。

但是，在這裏，在這上流社會裏，人們似乎還很安適，還很安心，他們仍舊笑着，叫着，或是喁喁地低語着。大廳裏仍舊是 Ualtz 的幻夢，淡紅色的

青春，發燄的眼光，燃燒的紅髮，橄欖般的心，陶醉的老白蘭地，小小的 Kiss，價值五十元美金的絲襪……

——這一杯慶祝童夫人永遠的幸福！
流痕着魔地喊着，高擎着一杯香檳酒。

——童夫人萬歲！

——青春萬歲！

數千隻人的手一齊舉起，晶瑩透明的酒杯在淡紅色的燈光下閃耀着。

童夫人含謝意地微笑——這微笑是幸福，金錢，青春，權勢。

——太太，電話。

一個恭敬的侍者，木頭人似的。

——童太太嗎？

——是。你們是誰？是綠蒂嗎？哼，老爺回來了沒有？回來了。爲什麼他不過來呢？我們這裏非常快活。什麼？他很生氣？什麼事？不曉得，他要我馬

上回家？但是我怎麼可以丟下這些客人呢？你請他等一等吧。不可以？爲什麼？有極重要的事？好，好。

淑珍心裏亦有點害怕，不曉得什麼事情這樣地重要，難道銀行破產不成？不。那麼是什麼呢……

客人們一聽見淑珍頭痛，亦就紛紛散開了，只有流痕曉得她是假裝的。

——什麼事？darling。

——不曉得。夢麟打電話叫我即刻回去。再會。

到了家，她看見丈夫板着面孔坐在臥房裏，綠蒂呆呆地站在一邊。

——什麼事？

她微笑地走進去。

對方冷笑一下，向綠蒂點一點頭，綠蒂小心地走了出去，并且還將房門輕輕地關好。

——身體不好嗎？

對方仍舊沈默着，睜着眼睛注視着艷裝的淑珍。淑珍脫下大衣，露出雪藕般的小手臂來，在壁爐邊烘烘手。

——到底什麼事情？

淑珍疑惑地再走近去。

——關於你的事情。

——我的？

——不錯。你同意離婚嗎？

——離婚？噢！離婚！？什麼意思，夢麟……

女的驚惶起來，睜着極大的眼睛。那男的仍舊沈默着，唇邊是一副陰險的微笑。

你厭倦我了不是？你不能這樣隨隨便便地丟棄我，我們是經過正式結婚的。不，這是不可能的……

女的面孔蒼白，絞扭着兩隻小手。

——是你先厭倦我。

夢麟沈沈地說，點了一支雪茄。

——不，誰說我厭倦你，我愛你——

——Sthut up! 你還說得出哩! 女人是永遠撒謊的。你愛的是誰，你自己知道。

——假如你要丟棄我，就丟棄我，爲什麼說我不愛你呢?

——不必多說。拿這個去看看。

夢麟擲給她一封信。她疑惑地展開信紙：

請注意尊夫人與朱流痕的秘密關係。

一個朋友

淑珍驚惶地瞥夢麟一眼。夢麟還是沈沈地微笑，他不說什麼，只是狂抽雪茄。

——噢，夢麟，你怎麼可以輕易地相信人家的讒言——

——你還要強辯嗎? 想不出女人有這樣的毅力。好不識羞! 我待你敢是有半個差兒，你何苦做

這樣下流的事情呢？

——你不要亂罵人家，你還有什麼證據？……

——哈，哈哈！好蠢的賤人！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淑珍小心地接過來一包文件，手指不住地戰慄着。那是些偵探的報告，她與流痕一切的行動都記在裏面。

——噢，夢麟，你叫偵探來監視我呀！

淑珍又羞又氣，將那些文件狠狠狠狠地擲到地上去，隨即伏在沙發上哭了起來。夢麟還是“哈哈”地大笑着。

——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嗎？淑珍？

——但是你不能丟棄我呀，夢麟，我還愛你……

……

女的還是伏在沙發上，并沒抬起頭來。

——謝謝你的盛意，但是你還是專心去愛你那個吧。你可以拿點衣服去，其餘一切，你都沒權

利可以得到 聽見沒有？

女的不說什麼，只是伏在沙發上哭泣着，全身不住地抽動。

——今天晚上你可以住在這裏，明天十點鐘以前必須離開。聽見沒有？

——不，不能，你能這樣子，就是離婚，你亦不能夠這樣子——

——噶哼，你倒好像很懂法律似的。你曉得你自己犯什麼罪嗎？你還敢請求什麼贍養金嗎？你忘記你是怎樣出身了嗎？女絲工，多麼好笑！

——難道女絲工不是人嗎？噢，夢麟，我底愛人，你不能這樣地丟棄我——

她撲身於夢麟的胸前，但是却被推開。男的全不動情，像他在辦事室裏一般，板着黃銅般嚴肅的面孔，兩手交叉地站着。

——好，我走了，我永遠不願再見你，記牢剛才的話。

女的絕望地伸着雙手，追到房門邊，但是門早已關了……

二十一

翌晨，淑珍憤然丟棄了一切，從下女借來一套藍布衣服，身邊只帶着一點錢，便就偷偷地溜出童家花園了。

冬晨的太陽和暖地照着，落葉滿街，行人畏縮地走着。淑珍好幾月來，第一次再走着這條單調的灰色的工業路，一切都仍舊，祇是較為沈靜似的。

昨天夜裏她亦曾想去找找流痕，但是她曉得流痕是一個窮光蛋，養一個妻子已經是很勉強，怎麼還能再養她呢？并且，她曉得，她十二分地曉得，流痕的愛她，多半是有金錢在作祟，一切美麗啦，青春啦，熱情啦，等等都是假的。

她底心小鹿般地跳着，頭腦似乎很紛亂，忽然想到東，忽然想到西；寒風凜冽地吹散她的短髮，

天上灰暗的沈重的雲堆似乎要壓下來似的。

到長春路的時候，她已很疲倦了；這幾月來，她從來沒步行走過這樣多的路，雖則在她做絲工的時候，這些路程是她天天走的。她低着頭路，害怕碰見熟人，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幸喜現在是上工的時間，這條長長的路上只有些頑皮的小孩子。到了故家，她站住腳，心裏又喜又怕，她想像親人們會怎樣地驚駭，怎樣地歡喜。房子裏很寂靜她只聽見有些瓷器碰撞的聲音，房子藍色的倒影間地躺在街上，彷彿裏面沒人似的。

她輕輕地敲門一下，裏面一聲咳嗽，隨即有一陣腳步聲走近門來。

——誰？

淑珍不回答，門已開了，露出一個小孩子的頭來。

——喔，三姑！

——沒人在家嗎？九斤。

——他們都上工去了。請進來。

——那麼剛才誰在咳嗽？

淑珍再看到污穢的壁，突出的屋樑，蜘蛛網，
黑暗的房間。

——那是公公。

——公公。公公的腳好了沒有？

——好了一點，躺在裏面。但是還不能走路。

——伯伯，我回來了。

長七公公斜着身，半靠在枕頭上，人已瘦得不
像樣子了。

——是你！？

——是我，伯伯。

淑珍在床沿坐下。望一望周圍，壁角裏有一隻
小火爐，爐上燒着一鍋開水，爐邊放着些小杯子。

九斤兒有點疑惑地呆站在一邊，他不解淑珍
爲什麼穿着這樣壞的衣服，月前她不是穿着很美

麗的西裝嗎？……

——伯伯，你的腳好了沒有？

——好了一點，但是還很痛，走不得路。

他對於淑珍同樣亦是很疑惑，他那對灰小的鼠眼不住地打量着淑珍。他的神情有點生氣似的。

——大家都平安嗎？

——還活得過去。

這句話顯然是含刺的。老頭子摸摸掃帚般的鬚鬚，似乎亦很得意。九斤在倒着茶，面上露出很歡喜的笑容。

——三姑，喝茶。

茶很熱，淑珍接過來放在桌子上。隔壁房間裏忽然有嬰孩哭的聲音。九斤兒飛出房去。

——誰在哭？

——喔，你倒忘記了，秋兒，秋兒小寶貝，你還記得嗎？

老頭子對於秋兒顯然很歡喜似的。

——已經這樣大了。

淑珍對於嬰孩亦很有興趣，那嬰孩在九斤的胸前不住地掙扎着。九斤學他的母親“噫噫”地拍着她，她還是哭着。

——給我抱抱看。

淑珍從九斤兒的胸前將嬰孩接過來，嬰孩看到是大人，亦就不哭了。

——很乖覺，不是嗎？

——喔，這小妖精。

長七公公又是摸摸他的長鬚，九斤兒忽忽忙忙地從那邊暗房裏拿過來一瓶東西，裏面藏着灰白色的液體。

——什麼東西？

——牛乳。

——牛乳？清潔的？

——早晨剛剛送來。

九斤兒將那瓶叫做“牛乳”的東西放在嬰孩的

嘴唇中，她即刻開始啜吸，似乎很貪婪似的。

——這裏沒處買那種白色的牛乳嗎？

——這裏沒有，並且價錢非常貴——

——不會生病的嗎？

長七公公摸摸長鬚，忽然替九斤接上去：

——前禮拜病了一趟。因此瘦了不少。你看她那小眼睛，多麼可愛呀。

——九斤，你在家裏當保姆嗎？

淑珍打趣地說。

——不。

又是長七公公接上去。

——本來是由王家媽媽看顧的，近日我從醫院回來，需要九斤侍候，既然家裏有人，用不到再去麻煩別人家。

牛乳瓶是用酒瓶製成的，牛乳却是一隻手指的指套。淑珍望了一回，不可思議地微笑着。

——伯伯，你從醫院回來幾天了？

——哼，大概有八九天了吧。

——醫生沒說什麼嗎？

——哼，他說必須多躺一兩月，我的腳才能復原，你看，你不是怪討厭的嗎！？

——一兩個月倒不要緊，只盼望伯伯的腳能夠復原。

——淑珍，你的年紀還輕哩，不曉得人家的痛苦。咱們家裏人手又少，要喫白飯的人又多，我怎麼可以多躺一兩個月呢。你身體長得好看。去做人家的——哼，那你自有你的道理，不過——

——伯伯，現在我不做人家的那個了，我回來——

——什麼？淑珍，我曉得你在騙我，你們富人家，住的是九層洋樓，喫的是人參魚翅，穿的是紡綢羅綺，乘的是汽車——是，汽車！

——伯伯，你很恨汽車嗎？我亦不再乘那種東西了。

——淑珍，你又在騙我，有那樣快那樣便利的東西，你爲什麼不乘呢？我想你剛才來的時候，一定是乘着那種烏龜——

不，我走路來的。我仍舊要再做一個女紗工。

——哈，哈哈，哈哈！

老人有點神經質地大笑着，他的左手掙着鬚鬚，右手不住地搖擺着。

——笑話，笑話，你還要當女紗工？

老人笑得咳嗽起來，九斤兒趕快去拍拍他的背部。淑珍抱着嬰孩，站在一邊。

隔了半晌，咳嗽才過去，但是老人還是笑着，右手還是搖擺着。

——笑話，笑話，……

——伯伯，我的話是真的，我不再做人家玩弄的東西了，我要做一個人。

——人？難道現在你不是人嗎？我曉得你的話是真的，是真的騙我！現在你已經多麼幸福，多麼

快樂，多麼奢侈——

——伯伯，你不看見現在我所穿的衣服嗎？你看。

——喔，我明白，我老早已經就看見。你故意穿這種衣服，是的，故意的，爲要給人家不曉得你是什麼童夫人，亦不給他們曉得童夫人有像我們這樣窮的親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人神經質地狂笑，露出幾顆黃牙齒，他的笑幾乎使自己的喉嚨窒息。

——伯伯，我的話實在是眞的。從今天起我要再做一個女紗工，或是什麼別種女工人，我要和你們在一起，永遠和你們在一起。

——淑珍，你要給我笑死了。你，一個百萬的太太，要做女工，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頭子早年的酒醉，對於他的老年不是沒報應的，他繼續神經質地大笑着。淑珍疑惑地望望九斤，九斤亦在凝視着他。老人的笑實在有點可怕。

淑珍將嬰孩抱到隔壁房間裏去，然後再走過來，九斤兒倒着一杯茶給老人喝，老人忽着變了面孔，將杯茶向地上狠狠地擲去。噠地一聲，粉碎了。

——伯伯，什麼事？

淑珍趕快跑進去。現在老人不再笑了。

——淑珍，你這鳥賤人。你——

——呀，伯伯。

淑珍嗅了一驚，畏縮地退了一步。

老人響亮地磨着牙根，滿面都是皺紋，兩眼像餓貓一般望來望去。

——你這不識羞的淫婦，在外面幹了好勾當，弄得老子一家的面孔都浸在尿壺裏，自己却活肥肥地享福，出門就是乘着那種鳥——烏龜，哼，呸，就是那東西，弄得老子一脚險上西天……現在你這鳥賤人倒還有面孔敢來見我——

——噢 伯伯。伯伯……我真的回來——

——哼，或許，你這鳥賤人或許是要來誘惑麗

姑，但是麗姑不像你這樣無聊，不，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我不准你來誘惑她，快給老子滾出去，聽見沒有？滾出去！老子的家裏容不得你這樣淫蕩，污穢，的鳥賤人。

——呀……

淑珍用兩手塞住耳朵叫了起來，眼睛裏還是帶着絕望的懇求，全身不住地抖動着。

——虧得起你的父親是個有德行的人，天曉得會有你這種背逆的無道德的女兒；全長春街，那一個人不曉得柳家的淑珍去做千人騎萬人壓的

——呸！

淑珍再也忍不住了，兩隻小手不住地絞紐，眼睛裏幾乎要流出眼淚來。她曉得應該怎樣說話。九斤兒畏懼地躲在暗角裏，兩隻黑溜溜的眼睛火炭般地旋來旋去，一聲都不敢響。

老人越罵越起勁 怎樣荒唐的話都罵了出來，

右手不住地搖擺着，有時候大笑，有時候大叫，他的神經顯然是紛亂的。

——滾蛋！聽見沒有？你這臭味的鳥賤人，快給老子滾蛋！

淑珍再也忍受不住，轉開身就衝出去，她想說些話，但是她的喉嚨太小，容不得許多話一齊要說出去。在大門邊，她痛心地徘徊一刻兒，房間裏老人的狂罵聲還是不絕耳；她躊躇一刻兒，不曉得留在這裏等柳興回來好呢，還是離開這裏好。

九斤兒白着面孔追出來，喘乎乎地凝視着淑珍，同樣亦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好，九斤，我走了。

淑珍終於決定了心，竭力將奪眶欲出的眼淚忍住。

——三姑，剛才你不是說要永遠和我們在一起嗎？

淑珍勉強一笑，伸手拍拍孩子的肩頭。

——你的年紀還輕哩，九斤，還不曉得人心是容易變的；不能變的只有父母的愛心，喔喔——

淑珍啜泣起來，孩子有點不解地望着她。

——三姑，你爲什麼不留在我們家裏呢？

——乖乖，你不聽見公公所說的嗎？

——我不懂他所說的。他從來沒有這樣地生氣過。我很害怕。

——從前他是一個很好很仁慈的人——

淑珍自語似的說，凝視着污穢的壁角。終於再振作起來，

——好，我走了。

——喂，三姑！

——怎樣？

——現在已經十一點多鐘了，喫了飯然後再去好嗎？

——不必，九斤，你很乖覺。

——三姑你要回到童家花園去是不是？

——不。

——那麼到那裏去呢？

——不一定。再會，九斤。

——再會。

淑珍來的時候是充滿着希望，去的時候却是痛心的絕望和煩惱，一個老婦人畏縮地走過她的身邊，彷彿輕藐地瞥她一眼。

這條街是沒有太陽的，在冬天，更為陰暗，西風疲倦地吹起街上的污物，屋外的寒凍使她不得不打了一個冷噤……

廿二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

四馬路的某深巷，一個老媽子在夜之黑暗中喊着：

——大東旅館三樓三十四號！

——曉得了。

在黑暗中，一個年輕的婦人疲倦地回答，接連打了幾個呵欠。

不久，一個老的一個年輕的就走出那條寂靜的神密的深巷，現在雖則是春天，還有點寒冷。

年輕的跳上黃包車的時候，在街燈昏黃的光線下，彷彿看見車夫是爛頭的；她毫不以為意。在車上，她點了一支白金龍，猛力地狂抽着。

老媽子的車在前面，車夫似乎是一個老頭子，所以跑得很慢；後面這個爛頭的車夫起初跑得很快，後來一看見前面跑得這樣慢，就慢下來了。

——上海春天的夜是醞酐的，街前街後，罩着一層濛濛的夜霧；現在十二點鐘已經打過，街旁的店家大半已關門了。街上的行人稀少，有的亦是咱們的“同路人”。倘若是相熟的，便打了一個招呼，不然，便是打一斜眼。

後面的車子到了一個彎角裏，忽然停住，車上那個年輕的正在打盹，倒喫了一嚇。

——什麼事？難道到了？

女的在街燈光下露出一副蒼白的圓面孔。

那個爛頭車夫忽然叫了起來！

——果真是淑珍姐不錯！

車上年輕的女人喫了一嚇，仔細地打量打量車夫。

——你這婦人倒乖覺，害得人家到各處尋了一個多月。

車夫粗粗的喉音才使那年輕的女人猛然記起是爛頭王二。

——你拉你的車算了，管人家什麼別的。

——喔！喔！喔！好一個婦人！也不過爲着長七伯伯發脾氣罵你幾句，就一溜之大吉。使李大哥險些和柳哥哥打起架來！那有這種道理，自家兄弟拼火，原來你却躲在這裏喫冷風——

於是，爛頭王二，不容分說便將車子拉到別一條街去，飛也似的跑起來。

——喂，王二，你要將奴家拉到什麼地方去呀！

王二一聲也不回答，祇是拼命地跑進前，像是一匹瘋馬似的。儘管讓車上的婦人千懇求萬懇求，連睬都不睬。

拉過了兩三條街路，車夫才跑得較爲慢一點，一面跑着一面用手揩汗。車上的婦人探探頭望望周圍的街道，在黑暗中，看不大清楚。

——你到底要將奴家拉到什麼地方去？

——到了再說。現在革命軍已到龍華，不曉得真的不真的，媽的，咱家的世界快要到了。

——你這王八蛋，將奴家的生意——

——哼，好聽！奴家，奴家，奴家！什麼鳥生意！等你見了你家的柳大哥才說吧。

——呀，王二，你要將我拉回家呀！

——正是，不錯。你放心。

——不，不，我不回去！

——我偏偏要你回去。你在外面做這種事情，像個什麼樣子！柳嫂嫂不曉得哭了幾回，李大哥總是要向長七伯伯討人，你看，你若再不回去，不是兩個爺娘生的！

——你再不停車奴家就要喊起來。

——你喊你媽的好了。看看誰來睬你。

車夫的脚步聲和車輪聲很有節律地呼應着，天空蔚藍，白雲幾抹，星兒密密地輝耀着。街上冷靜得連個鬼影都沒有。

婦人曉得恫嚇是沒効力的，只能改爲懇求的：

——好王二，你千萬別將奴家拉回家，奴家賞你一元錢。

——誰希罕你“奴家”的一元錢，就是一萬元，還須在關帝爺面前放了三十個大屁！

——你又不曉得人家的苦衷，他們很討厭奴家。

——你別胡說！

——不然，長七伯伯爲什麼大罵奴家呢？

——那不過是他老昏透罷了。現在他天天都向李大哥陪幾個不是，你又要使性子，到了家再說吧。

車子轉入一條黑暗的街路，路上不平，車子不住地跳動着。淑珍小心地望來望去，曉得已到長春街了；同時她底心越跳越快。她不想什麼，她不能想什麼。

——停！口令！

遙遠黑暗的街角裏發出響亮的聲音。

——平安！

爛頭王二叫了一聲，繼續將車子拉進前去，淑珍起初以爲是警察或是兵士。但是一走近去，都是些武裝的工人。

——王二哥，你拉着誰？

工人糾察隊中一個鼻音的漢子問。

——一個親戚。

——誰？

——柳家的。

長春街的空气很緊張，處處都有工人糾察隊站崗着，每次都是口令，爛頭王二總是帶着粗嘎的喉音喊出：

——平安。

終於到家了，淑珍小心地跳下車，柳家的大門是開着的。爛頭王二拖着淑珍走進去。

裏面寂靜，一支洋燭在壁角的桌上放着昏黯的光線，麗姑抱着秋兒坐在床上打盹。

——柳大嫂，你家淑珍姐回來了！

麗姑喫了一嚇，睜開眼睛來，淑珍早已跑到床邊。

——嚇……

麗姑作了一過姿勢，輕輕地將嬰孩放在床上，然後跳下床來。

九斤兒亦從一間暗房裏跑出來。

——噢，三姑！

——乖孩子，小聲一點，你的妹妹睡着哩。

淑珍伏身於麗姑的胸前，痛心地啜泣着，她不說什麼，她不能說什麼，麗姑慈和地拍拍淑珍的肩頭。

——不必哭吧，好妹子，能夠再見面是應該快樂的。王二，你可以回去了，明天再謝你吧。

——說那裏話。

王二得意地搔搔頭，隨即走出房子去了。他的腳步聲漸漸消失。夜是黑暗與沈默。

——早知如此，倒不如聽了嫂嫂的話。

——讓過去永遠過去吧，我們歡迎新的與未來的。革命軍已到龍華，我們自由的日子到了。

——真的嗎？

——還沒有確實的報告；但是是可能的。九斤的爺爺和公公們都去打仗了。

——打仗？

——是。

——跟誰打仗？他們又不懂得開鎗呀！

——跟那些北洋軍閥的兵士。上天保庇吧，別有一個受傷——

——他們幾時學得開鎗？

——他們老早就學會。現在幾乎每個男工都去打仗，大概又有不少的人要死了。但是他們的死是光榮的，是有價值的，那是爲着大家的自由而殉難的——

——伯伯老人家亦去了嗎？

——是的，他的脚已復原了。但是腦筋還是有點不好，不是嗎，前次不曉得將你怎樣亂罵，將你這樣有忍心的人亦罵走了。我們散工回家以後才曉得，但是已經太遲了。

——亦是我的性太急——

外面黑暗的街上忽然騷動起來，時有黑暗的人形忽忽地閃過窗前，隱約可以聽見遙遠的鎗聲。

西方一片紅光照得皆紅，好像是火燒似的；街上的人們紛紛地喊着：

——童家花園火燒了。

——還有瑞典火柴廠，說不定連上海信託公司亦燒掉。

麗姑含意地瞥淑珍一眼，低語說：

——要是你在那邊，我們不曉得又要怎樣担心了。

——你曉得是誰放火燒的？

——大概是革命黨吧。

街上的人像螞蟻一般，對於這次的大火燒顯然並沒有絲毫惋惜，似乎大家都很有歡喜似的。

——燒 燒，燒！

人羣中忽然有一個老婦人歇斯迭里地狂叫着。

——燒光他們！燒殺他們！哈，哈哈！哈哈哈!!!還我底兒子來，還我底阿龍來！燒 燒，燒！

在夜陰中，人羣的低語像是蜜蜂的哼聲一般，但是這個老婦人的狂叫却異常地尖利和響亮，彷彿有權力似的。

——那是誰？

淑珍不解地問。

——做細紗的那個楊媽媽。

——楊媽媽？她的兒子阿龍不是做漆匠的嗎？

——就是那個。話說起來很使人痛恨，前天阿龍活跳跳地去上工，回來的時候却是一個無頭鬼。

——呀，阿龍死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前天在租界裏有人分一張傳單給他，他又不識字，隨便地將它放在袋子裏。一不留神走到中國地界，被警察檢到他的傳單，硬說他是革命黨，只是一刀，便將他的頭掛在電線桿上，這種事還是不說好。說起來總是生氣。

淑珍驚嚇地望望周圍，在黑暗中，她彷彿看見一個不到十四五歲的孩子，手裏拿着一隻漆桶向

她走來。

——我有點頭痛，嫂嫂。

——那麼我們到裏面去吧。外面的空氣太窒息。

淑珍畏懼地靠在床邊，凝視黑暗的角落裏。她悲哀地嘆息。

——這種事多着哩。

麗姑小聲地說。隔了半晌，接上去說：

——你累了嗎？

——有一點。

淑珍打了一呵欠。

——那麼你亦睡一回吧。九斤，你去將大門關好。

九斤吹熄了燭火，仍舊回到他的暗房裏去。淑珍昏昏地躺着，麗姑時時翻身，低聲地拍着嬰孩。

房子裏是黑暗與沈靜。外面街上亦已較為安靜，楊媽媽歇斯迭里的哀叫似乎永遠不能停住似

的……

二十三

在灰色的微曙中，鎗聲劇烈地響着，昨夜革命軍到龍華的謠言到現在還未證實，工會的武裝隊似乎有點支持不住的光景。女人們焦急地在濛濛的街上走來走去，打聽着消息，有的只是躺在床上，用被蒙住頭禱告着。

有些孩子，一聽見鎗聲就哭，緊緊地纏住母親，容不得她做別的事情，有些輒輒偷溜到街上去，母親跟在後面叫着。

秋兒一醒起來就哭，因為沒牛乳喫，送牛乳的人已不來了，或許他早已死在某條路上，或是忙於開鎗着；麗姑自己又沒有乳，想不出有別的方法；祇是唱着催眠歌，哄孩子睡去。

淑珍一下床，就將滿面的胭脂水粉洗掉，穿上女工的衣服。她在廚房裏幫着九斤兒燒早飯，洗

碗，以及打掃房間。

大門上忽然有一陣緊急的敲門聲，淑珍喫了一嚇，一開了門，一個女孩子跳了進來，驚惶地哀叫着：

——柳嬸嬸，我的爺爺受傷了。

——你的爺爺？

麗姑急忙地將哭着的孩子擲給淑珍，飛也似的跟着那孩子跑上街去了。

——她的爺爺是誰？

——馬蔭亭同志。

九斤兒憂傷地回答。

——呀，你亦會叫同志，他和你的爺爺很要好嗎？

——不，他跟誰都要好，他是一個很熱心，很忠實，很勇敢的同志。誰都敬愛他。

——他亦是去打仗的嗎？

——當然。他是一個總指揮。

嬰孩不住的哭聲，與遙遠的鎗聲反應着，淑珍不安地焦急地走來走去，她不曉得自己在想着什麼……

旁……碰……不遠的地方好像有一排房子被炮彈所炸毀似的，外面的街上即刻再騷鬧起來，在晨陰裏，在灰色晨霧中，許多婦人在擁擠着。

東面一帶高大的房子完全傾覆，現在不住地噴着煙，孩子們歡喜地叫着，婦人們驚嚇地合着十指……

但是整條長春街忽然光亮了不少，幾十年來，這條街的人們第一次看到東方黎明的紅霞，孩子們歡呼的聲音充溢整條的街路，有些甚至唱起歌來……

隔了半晌，麗姑白着面孔走了進來，兩隻手不住地絞扭着。淑珍喫了一嚇。

——哥哥沒有什麼變故嗎？

——沒有。

麗姑機器般地回答。

——伯伯呢？

——還沒有消息。

——那麼是什麼事情呢？

麗姑機械地接過來秋兒，呆然地搖搖頭。

——大概是馬蔭亭同志逝世吧。

九斤兒似乎早已曉得似的說。

——他是一個多麼強的勇敢的同志呀！

麗姑憂傷地嘆息。

——那邊情形怎麼樣？

——還不大清楚。大概兩方都有損失吧。

街上仍舊騷亂地叫囂着，但是最響亮的，却是楊媽媽欣喜的呼聲：

——我們天天有太陽了。紅色的太陽，自由的太陽！

淑珍聽了以後，好像很歡喜似的，隨即問麗姑道：

——你想她的話是實在的嗎？

——或許，這種事情是不能確定的；不過我們的希望是這樣的，從過去歷史的教訓，我們曉得這是不容易的，並且，不是一時就可以得到，這還須要民衆澈底的自覺，和黨員們的大努力。……

忽然門外有一陣老婦人的哀哭聲，一面哭，一面走了進來。淑珍和麗姑都很疑惑，大大不安起來。

——喔，原來是王家媽媽，什麼事呀？哭得這樣淒慘——

——我的阿二死了，我的寶貝死了。

——嘿，他回來了嗎？

——沒有，人家看見的。

——或許人家看錯也不一定，等九斤的爺爺回來再打聽看看——

——不，不，我曉得他死了，他不懂開鎗，他從來沒有學過，他會死的，不，他已死了，昨夜我聽見

他的哭聲，不要笑，我真的聽見的，他真的死了，真的，真的，哦……

麗姑竭力安慰，淑珍倒紅起眼睛來，麗姑偷偷地瞥她一眼，於是她就走到廚房裏去。

在陰暗的廚房裏，她還很清楚地聽見王家媽媽的哀哭聲，越聽越難過，却暗暗地流起淚來。

王家媽媽起初是哭兒子，接着是怨天怨地，接着是哭丈夫，接着是哭自己的命運，假如你是一個有靈感的人，無論如何，你總會替她嘆了一口氣。

她的哭聲是有調子的，況且哭詞是經過一番修改的，從她做孤兒的時候哭起，一直到現在哭她自己的孤兒，對於哭已經有相當的經驗和成績了。

麗姑曉得她的脾氣，人家越去安慰她，她越哭得不成樣子起來，你若索性不去睬，她自然而然會漸漸安靜。

窗外的天空已露着魚白肚色了，春天的風和

暖地吹着，遙遠的鎗聲到這時候較爲不劇烈一點；但是仍舊沒有正確的報告，婦人們在門口不安地合着十指，人人都是一副焦急的面孔。

東南風吹來一種火燒的臭味，使人欲嘔，據路人的傳說童家花園已燒成一片平地，並且還有三具屍首，現在那邊滿街都是警察。

淑珍聽着這些話的時候，面上雖則極鎮靜，心中却亦有點惋惜；唯一使她擔心的是綠蒂——她是一個很善良的女孩子。至於夢麟及其它的一切，她毫無一絲的憐惜。

街上人聲鼎沸，晨曦微笑着，一個黑外套的戰鬥員趕着一匹馬在人羣中衝開一條路；他疲倦地伏在鞍上，長長的頭髮又亂又污穢，滿身都是汗水。

當他跑過的時候，麗姑大聲地喊住他：

——那邊怎麼樣？

那人用脚刺刺馬，抬起頭來，他的眼睛黑炭般

地閃光着。

——革命軍到了。

他的聲音很衰弱低嘎，欣喜却在他那曬黑的面上燃燒着。那正揚着白色的尾巴繼續跑進前去，他的黑外套在風中飄蕩着。

——我們一定得勝。

街上一個老人叻叻地着，他的手裏拿着一支破掃帚。婦人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亦較為安心了。

孩子們睜着黑溜溜的大眼睛望來望去，面上都帶着好奇的神情；一個小孩子小心地問那老人說：

——革命軍是什麼樣子？

老人彷彿是耳聾的，並沒有回答，祇是叻叻地自語着，搖搖他的掃帚柄，隨即走進房子裏去了。

黑色的救護車敲着悲哀的鐘聲緩緩地開過來，路傍的婦人虔誠地合着十指，孩子們沈靜地緊

假在母親的身邊，老人暗暗地流着眼淚：誰曉得車上的人是那個孩子的爺爺，那個婦人的丈夫，那個老人的孤兒……

車夫歪歪地戴着帽子，緩緩地開着車子，他的眼睛紅得像火一般，顯然很疲倦的樣子。鐘聲悲哀地响着，黑色的車子緩緩地在沙塵中消失。

接着又是一輛，又是黑色的救護車。悲哀的警鐘又是緩緩地响着，在晨光曦微中，婦人虔誠地合着十指，白頭髮的老人流着淚……

又是一輛……

悲哀的警鐘緩緩地，空虛地响着。

二十四

大都市的早晨微笑着。

鎗聲停了，婦人們把恐懼的眼光收了回來，慰藉地嘆息着。孩子們興奮地跳來跳去，在晨陽的光輝中沐浴着。

又是一個黑外套的男人，氣喘喘地騎着馬的
落的落地跑過來，他的黑頭髮在風中飄蕩着，他高
揚着赤裸的左手，粗嘎地喊着：

——我們得勝了！

赤褐色的馬噴着口沫，揚着長長的尾巴疾跑
過去了。孩子們大聲地叫了起來，婦人們歡喜得流
下眼淚來，互相擁抱着，互相吻着。

——革命軍萬歲！

歡呼的聲音響徹雲霄，滿街都是黑黑的人頭，
像是一條黑顏的河流。街上的電線因受震動而嘩
嘩地響着，上海站起來了！

光輝的太陽從紅色的地平線上升了起來，春
的甜味處處泛流着，空氣中是緊張和興奮，幾乎有
點使人窒息。

雲端上驚愕的野鴛，睜着尖利的眼睛凝視着
騷亂的地面；牠不解地，疑惑地亂飛着。雪白的雲
堆在蔚藍的天上，輕輕地浮着，被太陽照得異常光

亮。

夜之污穢和灰黯是消失了，光明的白晝向未來的路上展開；民衆的希望火般燃燒着，他們期待着自由，平等，幸福……

在街上，在騷動的街上，不曉得在什麼時候起已在大聲地唱着：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

除軍閥，除軍閥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

齊歡唱，齊歡唱……

這個簡單的調子不久就在各處普遍起來，孩子們附和地唱着，老人們倚在大門上，張着口聽着。

——打倒北洋軍閥！

人羣中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喊着。羣衆跟着喊了起來，人人都喊，除非你是啞子，這是不能抵抗的。

——擁護革命軍！

——中國革命萬歲！工會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羣衆雷響般的聲音使空氣更爲興奮，像是天崩地裂一般，幾個胆小點的嬰孩嚇得哭了出來。

工人的武裝隊陸續回家來了，這些疲倦的，污穢的。爲全上海數十萬被壓迫階級而戰鬥的英雄，要從人羣中走過，是多麼困難呀！他們在各處都受人們熱烈的歡迎，將他們包圍起來，將他們抬到空中去，少女們甜蜜蜜的接吻對於他們是毫無吝惜的。

——柳興同志萬歲！

麗姑們聽見街上人羣在喊着，接着是一陣粗笨的腳聲跳下階來。不錯，來的人是柳興，雖則很疲倦，聲音還很響亮。

——沒受傷嗎？

麗姑一手抱着嬰孩小心地問。

——沒有。嘿，淑珍，你回來了！

——是的，哥哥，我永遠回來了。

——公公呢？

——在後面，大概和李大哥在一起。

——李大哥沒受傷嗎？

麗姑瞥淑珍一眼。

——沒有。有開水嗎？我渴得要命了。昨天夜裏真打得一個痛快。

九斤倒一杯開水。柳興喝了兩口才坐下來，他的面孔很污穢，染滿黃色的泥土。

——你看見王二哥沒有？

淑珍焦急地問。

——噢，可憐得很，他却死了。

——死了？

——王家媽媽又沒別的兒子，不曉得要哭得怎樣淒慘，唉——

柳興嘆息。

街上仍舊很騷亂，孩子的歌聲，鐵器的響音，馬蹄聲，口號，錯雜的歡呼，喇叭聲，空虛的鼓聲，脚步聲，婦人尖利的叫喊，老人的哭聲，使每個人的神經都非常錯亂。

俄而階上又有粗重的脚步聲跳了下來，又是兩個污穢的武裝隊員。

——都沒有受傷嗎？

——不會的。嘿，怎樣啦，淑珍你亦在這裏？

淑珍不好意思地低着頭，她的心急跳着，她轉開身向臥房跑去。

李大哥驚喜地追上去。

——怕什麼羞呢？又不是第一次見面吶。

淑珍在臥房裏停住脚，她的面孔漲得通紅，她不敢抬起眼睛來。

——你永遠不再走嗎？

——或許。

——我以為你永遠不再回來了。

——爲什麼？

——那祇是我的亂猜，剛才我在街上聽見人家說昨夜童家花園火燒，倒替你担心不少。

——那麼，你仍舊愛我嗎？

——當然。

——你曉得，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很污穢的女人了。

淑珍凝視着黑暗的壁角。

——不要這樣說，讓過去的滅亡吧，我們要有新的，光明的，你曉得，我是永遠愛你的，哼，你呢？

——什麼？

——你愛我嗎？

——或許。

女的微笑。男的歡喜得說不出話來。

——那麼你肯嫁給我嗎？

——爲什麼這樣急呢？

女的抬起眼睛來，男的兩隻粗大的手不住地

磨擦着。他想找出一個適當的答語，但是找不到，他很窘迫。

麗姑忽然跳了進來：

——李大哥，到外邊去洗洗面吧。要說話時間還多着哩。

李大哥粗拙地走了出去，房間裏只剩着姑嫂兩人。淑珍忽然流下淚來，

——什麼事，淑珍？

——我很慚愧呀！

——誰笑呢？你的年紀還很輕哩。缺乏經驗，但是這次傷心的經驗給你一個很好的教訓。

——你曉得李大哥是一個好人嗎？

——怎麼？你自己一定比我更曉得。

——我很久沒和他交接，不曉得現在他是什麼樣子，嫂嫂，你曉得，人是容易變的。

——我想不比你的哥哥壞吧。剛才他向你求婚嗎？

——是的。

淑珍的面孔還有點紅。麗姑大笑起來，她的眼睛輝耀着。

——我是贊成的。大大贊成的。

街上充滿着強烈的歌聲，太陽輝耀地照着，一個年輕的工人在人羣中拉着手風琴，他一面拉着，一面唱着，他的聲音很響亮，壓倒一切別的：

丁香花的姑娘

流着眼淚穿上懺悔的衣裳；

呀呀，吁吁，

愛人喲，請再浮此一觴……

街上忽然再騷動起來，人們紛紛地叫着叫着：

——革命軍來了！

——革命軍來了！

柳興驚愕地跳上街去：

——見鬼！我們這裏是英國租界。

——不，原本是中國地界，後來被他們侵佔去了。大概這次又奪回來了。

麗姑跟在丈夫的後面，全家的人都衝了出去。遙遠一隊灰色的兵士從塵埃中出顯，聽得見一陣節奏的步伐聲和鼓聲，前面是兩支大旗，被風吹得刮刮地響，在輝耀的太陽光中，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旗廣闊地展開，啪潑啪潑大聲地响着。

兵士們穿着破污的灰色制服，板着一副醜陋的面孔走路，來福鎗東歪西斜地靠在肩上，脚步亦不十分整齊，顯然是很疲勞的樣子。

隊伍旁邊，一個軍官模樣的人騎在一匹黑色的肥馬上，他的面孔很嚴肅，銅做似的，兩隻眼睛，黑炭般地閃耀着；他直直地坐在馬上，當人羣喊着：“革命軍萬歲”的時候，他只是將指揮刀移動一下。

最有趣的，是那個打小鼓的，身體很肥，穿着一套新的制服，帽上插着一枝桃花，腰間一隻軍用

瓶不住地蕩來蕩去。他的打鼓是有姿勢的，可是常常打錯拍子。他的頭微歪眼睛望着天空，似乎永遠在想着什麼似的。

來福鎗上的刺刀，在太陽光中，輝耀地閃光着。街上的羣衆帶着十二分的敬意凝視着他們，他們再在塵埃中消失了……

二十五

夜。

柔輦的黑暗泛流着，整日興奮的人們到這時候才感覺得有點疲倦。蔚藍的天上，羣星美麗地繁耀着；夜風是溫柔而且暖意的，白晝激昂的狂喜漸漸低微下來，街上寂靜了。

長七公公滿意地坐在階上抽他的煙，煙圈在黑暗中慢慢地消失；麗姑抱着嬰孩，低聲地唱着催眠歌，在平靜中，她的歌聲是很柔和的。

淑珍沉思地望着月亮，在月光下，她的前額蒼

白。她不說什麼，她不必多說什麼，她感慨地嘆了一口氣。夜風吹散她的頭髮，彷彿很溫和地撫慰着她。她明白過去許多的錯誤，她要建造一種新的、健全的生活。她微笑。

燭火息了。黑暗和靜寂。蚊子嗡嗡地哼着。人們微微地感着柔和的睡意。

蒼茫茫的深夜，

一九三〇作于上海。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0, 10, 10, 初版

1932, 12, 10, 再版

1501-2500 册

分店

南京 福州 漢口 九江
北平 廈門 開封 成都
廣州 杭州 鄭州 汕頭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林疑今

實價國幣

二二五

旗聲

結核（治療・豫防・診斷）劑

愛

A

活

O

之

东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緒 解

言 說

理 論 篇

- 1、「愛活」的吸收性
- 2、「愛活」的菌原形質之自然性
- 3、「愛活」的非病原性
- 4、「愛活」的菌株並株數
- 5、「愛活」免疫元單位的測定

實 用 篇

- 1、「愛活」之豫防的應用
 - 2、「愛活」之治療的應用
 - 3、「愛活」之診斷的應用
- 補遺——適應症——「愛活」與一般療法——「愛活」與特殊治療——「愛活」豫防免疫的持續

使 用 法

適 應 症

- 使用法之大要
- 結核豫防接種法
- 結核特殊診斷法(吉田氏反應 Y·R)
- 文 獻